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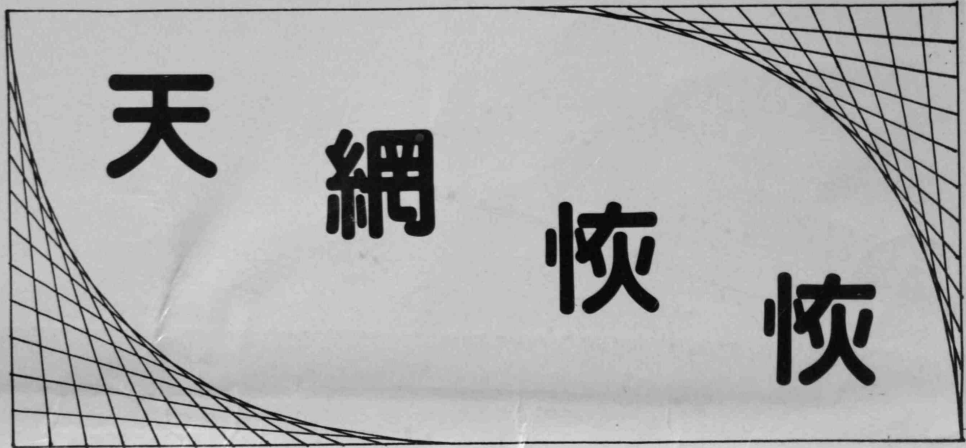
6 AUG 198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啟

海誓山盟

63
0
7

HKS
610
H77



天網恢恢

源遠流長的驗屍學

文農

洗冤

法醫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好一個黑面神，洗盡民間幾許冤情，龍頭閣下洒遍惡人血，也許「夜審烏盆」等情節委實令人難於信服，但箇中偵查的考妙方法亦為後人所樂道。其實在我國南宋年間，建陽（今福建省建陽縣）人宋慈（1186-1249）對宋代以前法醫方面的心得，亦經已有過具體闡釋並紀錄，包括他親視廣州、湖南省提點刑獄及知州等職時的所見所聞，其中當然不乏檢驗方法的註解；於1247年編成《洗冤錄》一書，共分五卷，乃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並被翻譯成荷蘭、英、法等各國文字，對今日法醫學的發展不無裨益。

時至今日，法醫界亦有了一定的發展及分工，「洗冤」的過程更是溶合了不少專業人士的辛勞，其中包括直接對屍體進行檢驗的法醫官，他們的工作亦包括刑事案件的驗傷程序，對於案件的偵破以致成功起訴疑犯，起着關鍵性影響，除此之外，科學鑑證科對於提供詳盡案發資料亦當然不容忽視，另外香港大學的牙醫學院幾位熱心的導師們，不單擔任警務署督察級訓練的導師（主要關於人體構造於偵察的相互關係），亦組成FORENSIC ODONTOLOGICAL TEAM，以應用解剖學的知識，幫助辨認兇案死者或天災受害者身份，如一九八四年發生於香港以東水域的菲律賓貨船沉沒慘劇。對於實際鑑定死因的工作，現時是由死因研究官擔任，他們是以法律觀點分析呈堂的醫學及科學上證據，繼而對死因作一最終的決定（可惜由於未能直接訪問死因研究官，所以未能在以下篇幅中加以介紹）最後，我們亦會介紹和醫學生最有切身關係的部門——臨床病理學部——的實際臨床工作，希望透過這些，令有興趣投身此部門的同學有一基本的認識。

現代醫學被公認為起原自古希臘時代，其中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主張以解剖學為一切醫學的基礎。可是即使他自己亦不敢開刀剖驗死者身體，因為在上古時代，死亡對人類來說還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而死亡則被認為是和巫術有關，因此只有巫師才敢觸摸屍體。其後，隨著文明的演化，有人開始對動物如猿猴作解剖並以之作為人體構造藍本。

一般相信歷史上首次作屍體剖驗是在約公元八百年，地點是東羅馬帝國的首府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目的則是針對一種流行疫病導致死亡的研究。自此以後，驗屍工作的次數便漸漸增加起來。

在法醫解剖方面，歐洲最早的紀錄是在公元一三四七年，當時的教皇下令對因瘟疫而死亡的人作剖驗。至於首宗由法庭下令剖驗之個案則在公元一三〇二年於波洛拿（Bologna）進行，目的是要調查一個懷疑被毒殺的貴族的確實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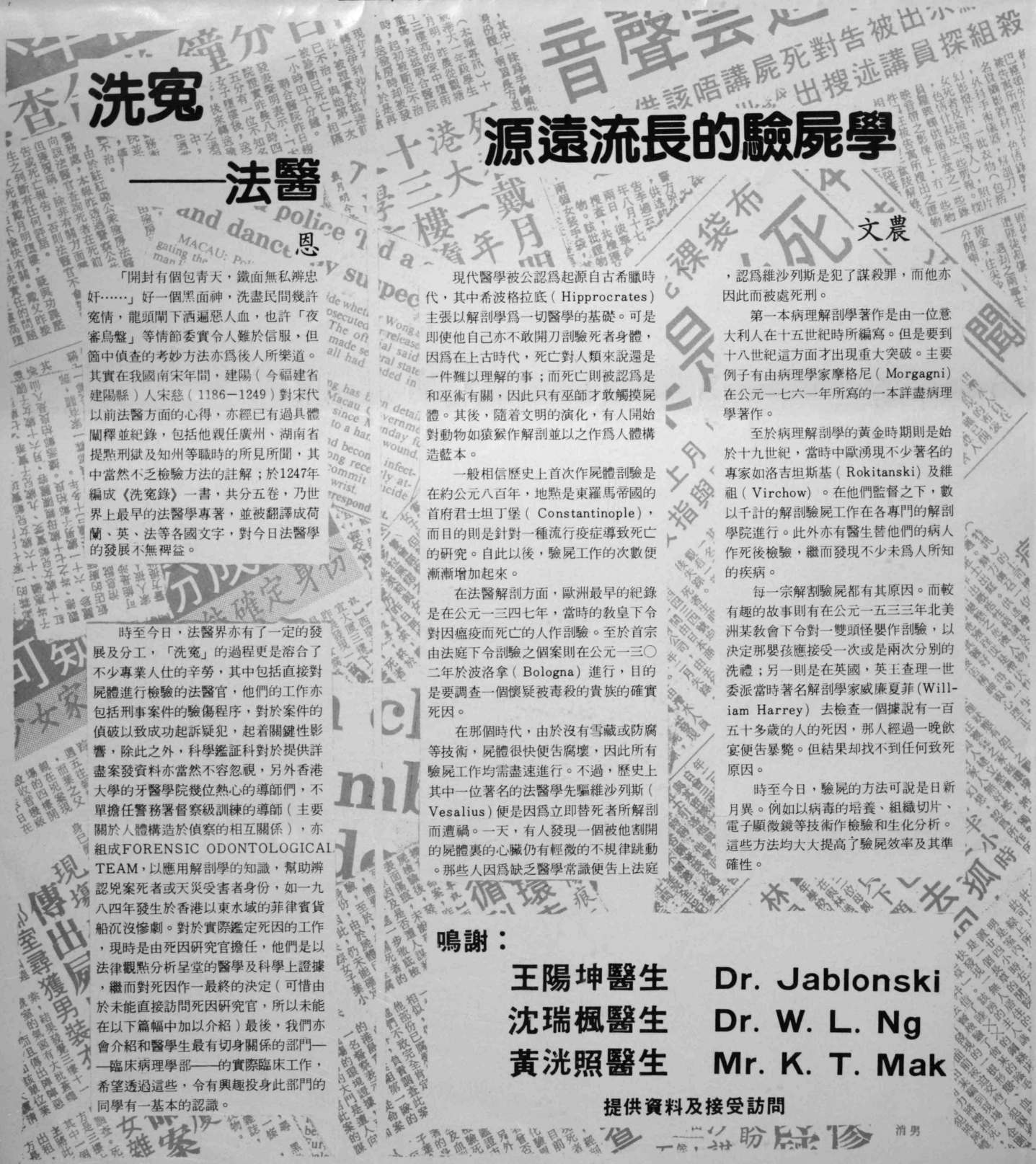
在那個時代，由於沒有雪藏或防腐等技術，屍體很快便告腐壞，因此所有驗屍工作均需盡速進行。不過，歷史上其中一位著名的法醫學先驅維沙利（Vesalius）便是因為立即替死者所解剖而遭禍。一天，有人發現一個被他剖開的屍體裏的心臟仍有輕微的不規律跳動。那些人因為缺乏醫學常識便告上法庭

鳴謝：

王陽坤醫生
沈瑞楓醫生
黃洸照醫生

Dr. Jablonski
Dr. W. L. Ng
Mr. K. T. Mak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蛛絲馬跡

葱葱



在一個寒冷的早上，我們走訪了灣仔警察總部的麥先生。麥先生是一位高級化驗師，這天他放下繁忙的工作，為我們解答很多有關科學鑑證的問題，以下便是我們的話問內容。

問：「麥先生，可否簡略談談怎樣才可成爲一位化驗師？」

麥：「我們在职的化驗師中，一部份是有化學學士銜頭，另有些是在職訓練，還有些是受過外國專業訓練的。」

問：「可否向我們描述鑑證科的部門結構呢？」

麥：「很多人有一個錯覺，認爲鑑證科隸屬警務署，其實我們是一個獨立部門，由政府化驗所管理，屬於行政科。鑑證科可再分爲兩個部門——分析部和法證部。分析部主要是做分析工作，例如檢驗藥物的效能、食物所含的防腐劑及色素等；法證部主要是和司法部門合作，例如警務署、海關等，透過法證部的專業知識，提供科學分析報告，作爲呈堂證供或參考資料。最近這個部門開始加入分析交通意外案件，例如屯門巴士意外，我們的工作要找出所有在現場與巴士接觸過的證物和檢查巴士機件結構。」

問：「依你所說，分析和法證兩個部門可以說是獨立的嗎，因爲它們的工作沒太大關連。」

麥：「可以這樣說，但其實兩個部門亦有相似的地方，好像每個部門都可以分爲以下五個小組，負責不同工作：一、血型檢定——顧名思義，是負責血液的化驗；二、化學檢驗(CHEMICAL SCIENCE)——負責所有接觸證據(CONTEXT EVIDENCE)，例如衣服纖維；三、物質性化驗(PHYSICAL SCIENCE)——對所有痕跡進行分析；四、藥物化驗——最主要對象是嗎啡及軟性藥物；五、有懷疑性文件的化驗——這是我個人覺得最富挑戰性的工作，主要是對一些懷疑偽造的文件，如支票証件等進行分析，字跡鑑定等工作。」

問：「看來你們的工作都頗有趣味

性，究竟你們的工作範圍和程序又是怎樣的？」

麥：「鑑證科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專業知識，對有關方面作出引導和指示。而化驗師並非一定須要外出收集證據，是須視乎情況而論，因爲我們另外有人專門負責收集現場證物，但如果化驗師能夠外出收集證據，可使日後工作更爲方便，因爲化驗師是經過訓練，懂得一些特別技術，如收集現場鞋印，而且知道收集樣本的詳細過程。跟着的工作便是分析及作出一份報告。我們的工作人員可分爲兩類，一類是有專業資格(PROFESSIONAL GRADE)，負責化驗和戶外工作，如到案發現場搜集物證，出庭作口供等；另一類是技術資格(TECHNICAL GRADE)，作爲支援外出的化驗師，工作比較簡單。」

問：「你們到案發現場搜集證據，大概須要找尋一些甚麼證物？」

麥：「我們在現場所收集的物件並沒有一定的規限，要視乎環境而定，不過概括地可分爲三大類：一、接觸證據——當兇案現場沒有目擊證人，要證明疑犯有沒有和受害人或案發現場曾有接觸，就要靠物料化驗，因爲衣服纖維可經接觸而附在對方身上或現場。二、血漬樣本——血型的化驗可給予我們很多資料，因爲除了爲人所熱識的ABO和Rh 血型外，還有超過一百多種血型分類方法，而它們大多都是獨立存在的。把疑犯血型和現場血漬比較，若果所化驗出的五至六種血型都吻合的話，就構成一個很有力的呈堂證供。三、分泌物——如口水、毛髮，又如在此暴力案件中，強姦犯的精液及受害女子的陰道排泄物。」

問：「化驗師和法醫官會不會有工作上的接觸呢？」

麥：「當然有。法醫官檢視現場屍體，而我們就根據他的結論去找尋兇器和其他物證，大家的工作是相輔相成，互相配合的。」



神秘的 F.O. TEAM

四眼仔

你們知不知道F.O. TEAM是甚麼神秘的組織？又知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

在菲臘親皇牙科醫院的FOREN-SIC ODONTOLOGICAL TEAM (簡稱F.O. TEAM) 總共有五位義務工作的成員，除了一位臨床牙科醫生外，其餘的都是香港大學的講師。(包括有Professor Fearnhead, Dr McKenna和Dr Jablonski)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與皇家香港警察隊、法醫官和科學鑑證科的人員合作，以TEAM內各人的專業知識，共同協助偵查兇案。

每當有屍體被發現時，它們都會被暫時安置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衆殮房或九龍公衆殮房。法醫官便會進行檢驗屍體，若果法醫官認爲F.O. TEAM能夠協助找尋到一些線索或資料的話，這些屍體(或屍體的某些部份)便會被運到菲臘親皇牙科醫院讓F.O. TEAM作出進一步的調查。

一般來說，若屍體的面貌很難辨認或屍體已腐化，祇遺下骨骼的話，都會利用屍體的牙齒和一些懷疑被害者的牙齒紀錄作一比較。但是在香港(甚至東南亞)只有少數人曾經到過有牌牙醫診所檢查牙齒，所以在一九八一年，F.O. TEAM便發展了一種新方法來辨認死者的身份。這方法同樣是利用每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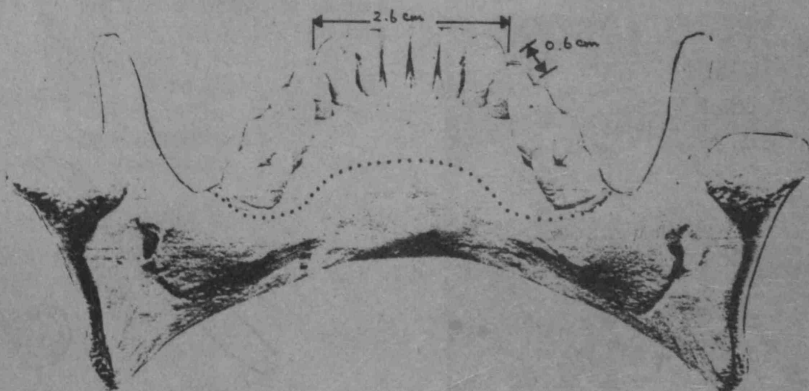
獨有的牙齒形狀、排列和牙齒間的相對位置作爲辨認的方針。新方法是將懷疑受害者的照片放大後和發現的頭顱骨的X光照片重疊，若果沒有牙齒及頭部結構上的衝突便可以說是「可能辨明」(PROBABLE IDENTIFICATION)。

若果有二十處以上相同的牙齒特徵便可以說是「正面辨明」(POSITIVE IDENTIFICATION) 新的方法是利用重疊效果分別在兩架錄影機上拍攝懷疑受害者的照片和頭顱骨的實物，將兩個影像同時投射在同一畫面上，然後作出比較。

而透過電子顯微鏡及其他工具，深入察看傷口，檢示金屬微粒或刀痕，亦有助於提供死者致命的原因。

另外，歹徒遺下的食物亦有破案的功效。F.O. TEAM將遺下食物造成模型，再和疑犯的牙模作出比較。

DR. JABLONSKI從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的身份參加F.O. TEAM，她覺得她有責任爲社會做一點事，同時也希望牙科學生畢業後能參與F.O. TEAM的工作。她還說笑地提醒我們照相時不要忘記露出潔白的牙齒呢。



兩種 F.P.

究竟法醫部門是隸屬那裏的呢？法醫部其實是隸屬醫務衛生署，而法醫官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警務署及海關等政府部門，法醫官以專業的身份提供資料。法醫官的辦公室設於警察局主要是方便辦工而已。

成爲一個法醫官的資格：

若要成爲法醫官 (FORENSIC PATHOLOGIST) 的最基本要求當然是內外全科醫學士的學歷。畢業後，有意成爲法醫官便須在法醫部門進行爲期三年的訓練，而香港的法醫部門是英國所承認的合資格訓練地方。

訓練完畢後便可被派往英國參加專業考試——DIPLOMA IN MEDICAL JURISPRUDENCE。考試分爲兩部份，其內容包括筆試、口試及實習試。順利通過考試後便可以成爲一個正式的法醫官 (SENIOR FORENSIC PATHOLOGIST)

現時本港有三位首席法醫 (CONSULTANT F. P.) 及兩位高級法醫官 (SENIOR F. P.) 「實際上有四個高級法醫官職位」，還有八位正在受訓練的MO，另外有一名MO正赴英國考取專業試。

法醫官若有法律常識，當然能夠對他的工作有所幫助，不過醫學士沒有法律常識也可參與法醫工作，因為在訓練中是可以獲得的。

何時須要驗屍？

當一個人被發現死了，除非那人是在醫院中死亡而且死因並無可疑，否則都要交由法醫官驗屍 (AUTOPSY)。原因是在法律及醫學之上，一個人的死亡原因必須適當地證明，雖然可能其死因在表面上已十分明顯。另外一個原因是要排除其他由病理所導致的死因，藉此證明死者的死因不是由一些不明顯的病症所引起。

從事法醫的日常工作：

大體上可分爲三部份——

1. 在事發現場的工作——

主要是以專家的身份，協助警方將案件分類、提出死因及證明死者正式死亡。另外法醫官在可能的情况下還會在現場解答五個問題WHO·WHEN·WHERE·WHY·HOW，即是說要找出死者的身份，若死者已被肢解則須要運用應用解剖學 (APPLIED ANATOMY)；找出死亡時間，觀察死後的身體轉變；弄清楚真正的死亡地點，因為現場未必是死亡的地方；其死亡原因是什麼，提供醫學上的死亡原因，但是若果死因不明顯的話，便須要稍後作進一步的研究；找出到底死者是被謀殺、自殺或是死於自然的？

2. 在政府殮房的工作——

在九龍公眾殮房及維多利亞公眾殮房，法醫官需要進行解剖，以認定死者的死因，亦要幫助家人認屍。而解剖的死者可能是來自①到達醫院前便死亡的傷者②死因有可疑的人仕③在監獄或拘留所等地死亡的人仕④在醫院死亡的病人，而其家屬對醫生的照顧有所懷疑。

3. 另外法醫官的其他工作——

在警局中，法醫官須要替一些在打架、性暴力及非法墮胎等案件的受害者驗身或比較血型等工作。

總括來說法醫官是以一種獨立的醫學專業身份提供中肯的專業意見，他們不是提供對警方或被告有利的證據，而是提供事實而已。法醫官在要求下需要上庭作証，但大多數情況下祇雖要書面報告便行。

沈醫生對工作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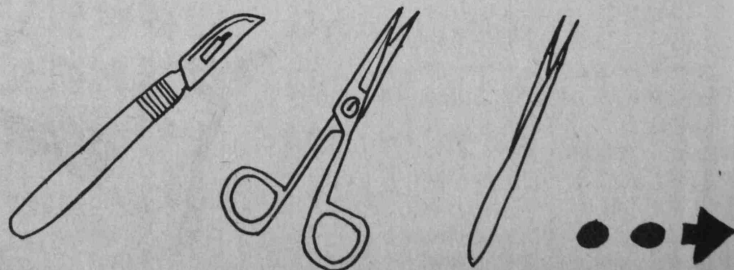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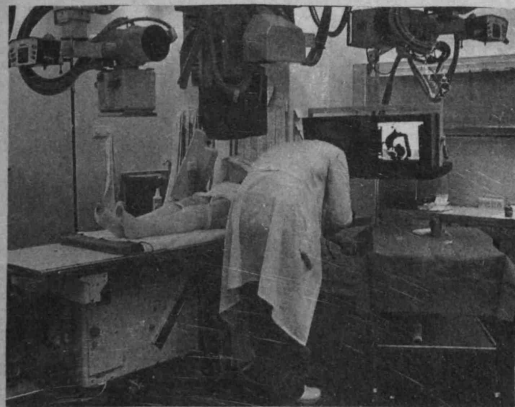
讀MEDIC時對FORENSIC COURSE有興趣，所以八五年畢業後就親身做從前他祇可以從傍觀看的AUTO-PSY。現在還可以見多些事物，接觸多些不同的人，例如上COURT或接觸警方，這些都是普通醫生所難遇到的。現在SO FAR SO GOOD，四日一CALL，比起其他CLINICAL POST不算很忙，工作量不太重而且有挑戰性。有時候若果找到件CONCEAL MURDER你會好開心，但是又唔係時時都可以搵到死因嘍。

首席法醫官王陽坤醫生的話：

王醫生希望有更多的醫學畢業生能投身法醫界，因為法醫也是專科的一種，而且法醫官的工作是很有挑戰性的，再加上升職的機會也不少呢。

雖然上班時間是朝九晚五，但是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要工作，因為要二十四小時ON CALL的，所以有時候飲宴中也要忽忙離去。但他認爲作爲一個專業人員，犧牲部份私人時間也是在所難免的，例如有時候在家中也要閱讀有關文件等。不過先決條件是一定不要對法醫官的工作有厭惡才行。

王醫生又說香港是大致跟隨英國的制度，所以神勇法醫官這種情況祇有在美國等實行MEDICAL EXAMINER制度的地方才會出現。



PATHOLOGISTS

C.P.

四眼仔
漢

瑪麗醫院的臨床病理學部，主要分為教學 (TEACHING) 及醫療服務兩方面 (HOSPITAL PATHOLOGY SERVICE)。而兩方面的工作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病理學主要包括組織病理學 (HISTOPATHOLOGY)、血液學 (HAEMATOLOGY)、細胞學 (CYTOLOGY)、免疫學 (IMMUNOLOGY)、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 及臨床生化學 (CLINICAL BIOCHEMISTRY) 等。香港大學病理學部是由組織病理學、血液學、細胞學及免疫學組成。組織病理學的醫生工作主要是分為教學及檢驗組織。一類是活組織檢驗 (BIOPSY)，另一種是屍體組織剖驗 (AUTOPSY)。活組織檢驗是指從病人身上得到組織來作出化驗，並進一步診斷，其中亦包括冰凍組織檢驗 (FROZEN SECTION)。屍體剖驗則是指從死者身上取得組織作檢驗以確定死因。

成爲一個臨床病理學家的資格：

要成爲臨床病理學家 (CLINICAL PATHOLOGIST) 的最基本要求，是取得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其後的訓練是：

1. 訓練期——

訓練爲期五年，比之內科 (三十個月) 或外科 (二至三年) 還要長。五年後，要成爲一個正式的臨床病理學家更須要通過一個專業考試——ROYAL COLLEGE OF PATHOLOGISTS (UK) 或 AUSTRALIAN COLLEGE OF PATHOLOGISTS。考試分爲筆試和實習試，筆試可在本港應考，但實習試須要在英國或澳洲應考。

2. 訓練後期——

經過五年的訓練期及通過有關的考試後，便可成爲一個正式的臨床病理學家。

何時須要驗屍？

當一個病人的死因不明或死因有可疑時，就有可能須要驗屍來找出死因。CLINICAL POST-MORTEM EXAMINATION：

通常CLINICAL PM 是有主診醫生或外科醫生要求的。首先，主診醫生會徵求死者家屬的同意。若家屬准許，這個個案就交由臨床病理學的醫生負責。若家屬不同意，個案就有可能轉交死因研究官 (CORONER)，由死因研究官指使驗屍。這時，死者的家屬是可以通過上訴提出反對的，不過，上訴的例子在香港並不普遍。

其實，一個死者是否須要做CLINICAL PM 完全視乎他的主診醫生。當死者的死因是明顯時，在大學病理系裡，爲了搜集研究資料便從四具屍體中任選其一作例行檢驗，例如對一些臨床未有徵象的病變，並對這些資料加以紀錄及統計。

病理學的工作

(驗屍時之輔助檢查)：

經過有系統的檢查後，大部份死因是可以確定的，有些時候，病理學醫生可利用其他輔助檢查進一步去研究。

1. 組織學的佐證——

包括保留部份組織，把組織切片及染片檢驗等。

2. 微生物學的佐證——

包括血液、桿菌、寄生蟲及病毒的培養。

3. 利用電子顯微鏡作佐證——

包括對身體內某種物質的成份作檢驗。例如當交通或工業意外後，血含酒精的成份便是必要量度過程之一。

雖然有這麼多的方法去研究死因，但只有百份之九十的個案能找到確定死因。另外約有百份之十的死因是很難確定的，其原因主要是：

1. 生化學的死因 (BIOCHEMICAL DISORDER) ——

這等病人沒有解剖學上的損害 (ANATOMICAL LESION) 如慢性腎衰竭或賀爾蒙失調等，所以死者的住院紀錄和報告就要一一的研究才可確定死因。

2. 突然死亡 ——

這等死者亦未必有解剖學上的損害 (ANATOMICAL LESION)。如心率不正常 (ARRHYTHMIA) 等。

吳醫生對工作的感受：

自七九年畢業後，吳醫生做了兩年的內科醫生。八二年加入病理學部。幹內科醫生的時候遇見很多慢性疾病，覺得內科挑戰性不大，所以便轉到病理學工作。

最初吳醫生以爲做PATHOLOGIST 會比較舒適，因爲沒有ON CALL 的須要。但現在，吳醫生就有不同的見解，因爲病理學的個案五花八門，由內科至外科、兒科、婦科、骨科等等都經常遇到。況且偶有不慎，判斷錯誤的後果嚴重，所以工作態度要非常認真。

吳醫生指出在香港接受過良好訓練的病理學人員並不多，而且人手亦不足。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畢業同學投身病理學，所以吳醫生相信這個人手不足的情況是會改善的。



「雲過」見青天

八二年八月，一位沖晒公司的經理發現一位顧客來時動靜有異，拍攝的對象全是女性性器。經理暗中報警，警方乃派員在公司門前等候，及那位顧客來取相時，即現身把他拘捕。八月十七日晚，警方獲得搜查令，到那位可疑顧客寓所搜查，搜得大量證物，包括抽屜器材、一批棍子，而最嚇人的是她的住所中竟藏有三個女性生殖器的膠袋。警方並在拘捕男子所駕駛的的士上搜得一副手銬，由此而揭發了一建轟動本港的肢解碎屍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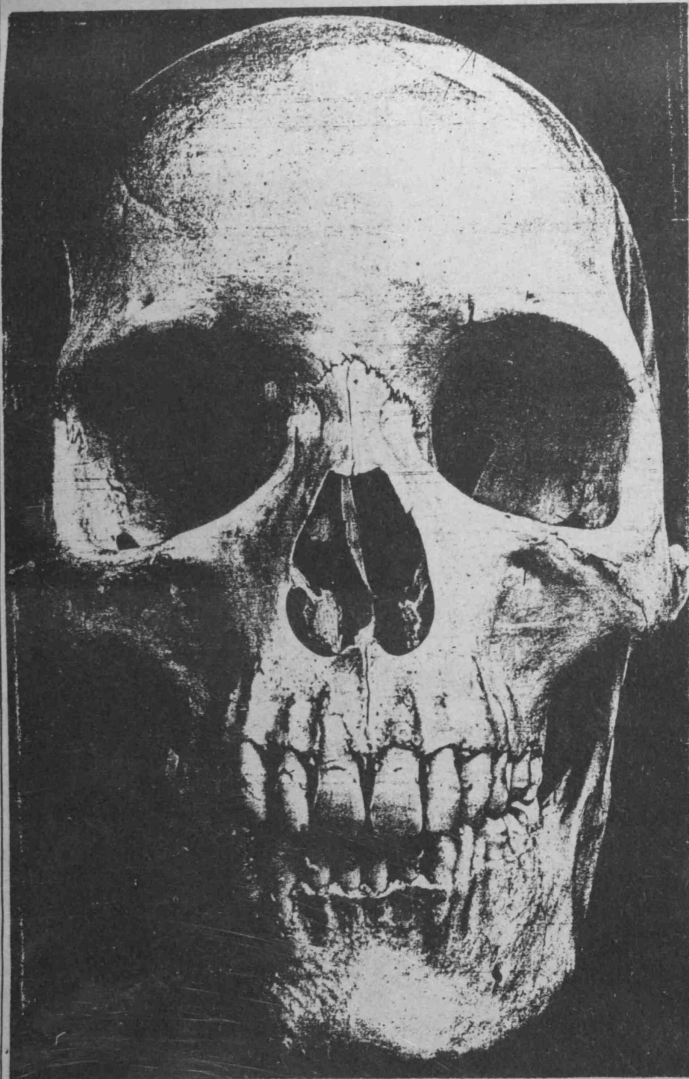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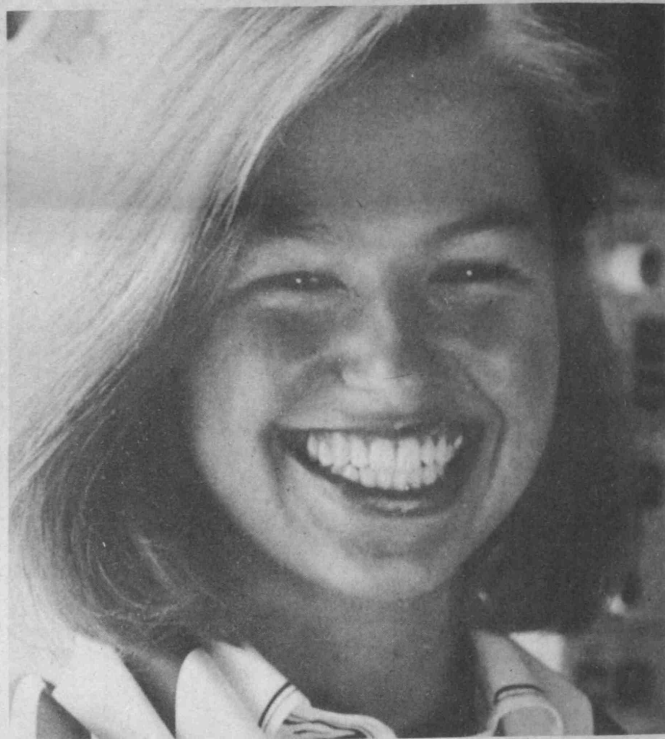
被告林過雲，承認於八二年二月至七月期間，謀殺並肢解四名女子。首宗謀殺案發生在八二年二月三日。一位舞小姐凌晨載了四名乘客被告所駕駛的的士；被告將之勒死，並將死者屍體帶返家中肢解。之後被告將肢體棄置於海邊。五月至七月期間，林過雲以同樣手段謀殺並肢解三位女乘客，死者先後為一位收銀員，一名清潔工人及一位學生。肢體大半被棄置於跑馬地大坑道山頭，而被告更將部份女性性器官製成標本。

除第一名受害人的屍體尚可辨認外，其餘受害人的殘骸皆腐化不堪，難以辨認。怎樣成功地去從這些殘骸中識別出死者的衣物，便成為本港法醫界近來一個棘手的難題。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雨



在Dr. Jablonski 寬敞寧靜的辦公室中，我們靜候着Dr. Jablonski小心翼翼地從公文夾中取出一張又一張的X光片。這些X光片中的頭骨的主人不是醫院中的病人，亦不是解剖室中的標本，而是轟動一時的林過雲謀殺案的女死者。

假如讀者並不是太善忘的話，應該還記得這宗令人髮指的謀殺及肢解案。案中女死者的頭顱被棄於荒山野嶺，因為時日久遠，大都已變得腐爛不堪，難以辨認。當時懷疑受害的女子有四名，但只尋獲三具遺骸。假如要成功地起訴疑兇，警方必須說服法庭那一「堆」遺體是屬於那一位受害人的。於是警方就把這個棘手的問題請教當時的“Forensic Odontological Team”。最初他們面對這個難題時也有點束手無策。在外國，在這種情況下的一般做法都是把骸骨的牙齒跟死者生前的牙醫記錄對照。但在香港，定期檢查牙齒而又有完整的牙齒紀錄的市民少之又少。於是F. O. T.就大膽地創造並起用一種新方法來辨別這些遺骸，他們向警方索取一些受害者的遺照，而不出幾日，這些照片就如潮水般湧進他們的辦公室。F. O. T.就着手揀取一些合用的照片。所謂合用的照片，就是那些顯示相中人牙齒的近照。一般人拍攝生活照時都會面露微笑，顯露出部份牙齒（例如門牙）。F. O. T.就根據這些牙齒的距離，依比例把整張照片放大成真實的大小。要知道，每個人的牙齒都有其特點，而頭骨的形狀亦是人人不同。假如死者頭骨的X光片跟這些放大的照片重疊後，頭骨的牙齒位置、頭骨特徵跟相中人的牙齒位置和面部輪廓完全吻合的話，則二者多半

同屬一人。這種工作說來容易，實際上困難重重。最明顯的難題就是拍攝那些頭骨X光片的角度必須跟那些照片的拍照角色不差分毫，否則把兩者重疊就毫無意義。據Dr. Jablonski說，他們為每個頭骨拍攝了大約六十張X光片才找出適當的角度（註：菲臘親皇牙科醫院已採購了一具image mixer，大大減少了此項工作的難度）。最後，兩種照片一經重疊，其中一組照片中的牙齒位置及其他頭骨特徵如anterior nasal spine, orbits, Zygomatic processes, mandibular angles等有超過二十處的地方吻合，這具骸骨就被確定為相中人（註：以英國的制度，指紋鑒定必須有十六處地方相同）。另一具遺骸亦以同樣的方法被鑒定為「極有可能」屬於另一位受害者。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一具骸骨被發現，但頭骨上一顆牙齒也沒有。Dr. Fearnhead 深信一定有一些牙齒遺留在發現骸骨的現場附近，於是F. O. T.的成員重返現場搜索，而不出他們所料，果然有一枚牙齒遺落現場。最後這一具骸骨亦被鑒定為「極有可能」屬於另一位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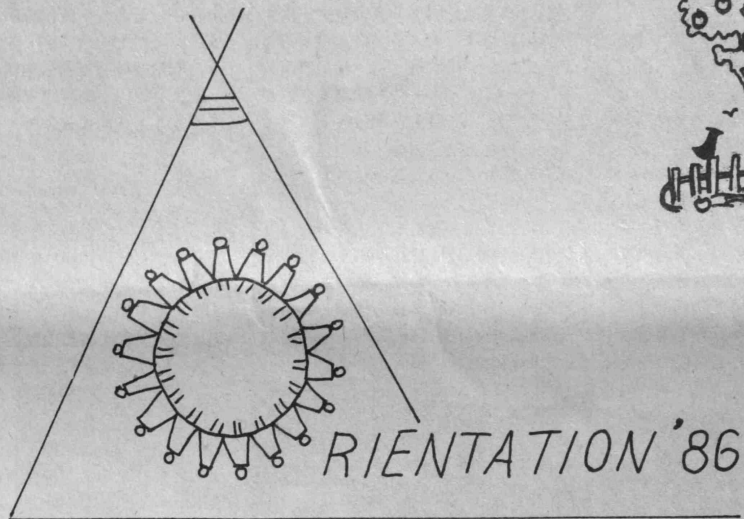
經過此案後，F. O. T. 不斷改良這種驗屍方法，而此方法亦在以後的多宗案件中大派用場。

最後，Dr. Jablonski給我們展示了幾張受害人的遺照。照片中的笑容依然燦爛，但這些永恒的笑容對F. O. T.的工作人員卻別具意義——正如披頭四樂隊那首“Word s”所悠悠哼道：“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cause smile could bring you near to me.”

寫真集

「寫真集」一詞源出於日文，日文「寫真」解釋為相片，「寫真集」即攝影集；在日本很多歌影視紅星都出版寫真集以作宣傳。但是，在香港自某女明星出版一本寫真集包括一些頗為暴露的相片後，「寫真集」即被解釋為刊登裸照之刊物。

啟思的「寫真集」是一個新的嘗試，主要目的為探討一些同學關心的事件，「寫真」則為寫出事情的真相。今期「寫真集」的主題為「迎新」；迎新活動每年都舉行，而且差不多每位新同學都參予其中的一些項目。但是，迎新的籌備工作及成功與否又有多少同學清楚其中情況呢？



前言 丸仔

也許「輕鬆幽默顯温情，迎新八六啟我程。」這句口號已被大多數同學所遺忘了，但迎新的各種活動或多或少都為九一班同學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憶。

坦白的說，迎新籌委會的努力是不可置疑的。但正當一切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不少高年級的同學卻作出了若干尖銳性的批評，例如迎新營的節目安排不當，缺生命力及刺激，「正氣」不足等。

究竟迎新八六那裏出了岔子呢？是籌委會經驗不足嗎？或是宣傳不當？還是九一新人太過內向呢？

為了解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啟思編委特走訪了部份高年班的同學，籌委會組長與九一班的同學。希望藉此能客觀地回顧過往的迎新項目，並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亦希望這些意見能成為日後籌委會的明燈。

歷史

早年的迎新活動是由兄弟會(Fraternity Committee)所籌劃的。但於八一至八二年間，由於它與文康秘書的工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又適逢後繼無人，故此兄弟會便宣佈解散了。自此以後，醫學會每年都成立一個迎新籌委會來統籌每年的迎新活動。

早期的迎新營是在烏溪沙舉行的，亦曾在長洲明輝營舉過。五年前轉到西貢北潭涌及至今年的黃宜洲。以往迎新營只是三日兩夜，但其後改至四日三夜而沿用至今。近年來，更增設迎新雙週，售賣舊書，follow upday 等的項目，發展也算頗為健全。

早期的迎新主題是非常之崇高的。例如「做個好醫生」，「計劃我前途，踏出第一步」等。這些高調的主題無疑可以給新人思想上的一定衝擊，但悶聲四起的情況亦時有所聞。今年的主題是以輕鬆、幽默和温情作主線，從任何角度來看，這主題除了是低調了不少之外，也給大家一種空洞和膚淺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先讓大家看看這次迎新的成果，才下一個中肯的結論吧。

迎新八六 傑

八月二十二日，李樹芬演講廳裏雲集了一年級的新人，醫學會主席的致詞，不僅宣示了歡迎典禮的開始，也為整個迎新八六揭開了序幕。其後校園裏舉行了從學院遊覽到高桌晚宴之一連串的活動，新人在其中不單可藉以彼此認識，更可進而結識到一批大仙小仙，及對將來的醫學生涯有一個初步的瞭解。

迎新八六的籌委會，是在四月初組織起來的，如果與往年比較，在時間上算是遲了一點，因為一向迎新籌委會都是在二月左右成立的，論到這對迎新工作的影響，最主要的就是迎新營的地點預訂及籌委會內部少了相聚與討論的機會。由於某種原因籌委會失去了去年的營地，北潭涌青年營。於是在別無選擇的情形下，黃宜洲青年營遂成為今年的營地。

籌委會的召集方式，除了以往的拍磚頭方式之外還外加上課堂傳紙徵集，結果認名做籌委會的人數竟有四十多名，雖然在數次籌委會之後人數已減成二十餘名，此數目仍可號稱空前。雖然人手眾多，籌委中大多是搞迎新的新手，連做兩莊的籌委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不只是迎新，落莊心態泛存於各常設及非常設委員會中。不過由於籌委會人數多，新意異意紛起四出，若無有經驗的實力派上下提點，迎新工作的成果則只有靠各籌委會的功力和熱誠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其實人多了，各個部門不愁沒有人手，無需另外找人組織附屬委員，同時如果工作量分配適當，各籌委所肩負的責任與工作應較往年輕鬆的多。但組織過於龐大，各部門分工後各理各職，彼此的合作默契及一體感略顯缺乏，自然然而籌委會間主動相互照應的情形沒有想像中理想，不少時候出現有工作但少人理人少人做的現象。

四月初的籌委會中決定了以友愛温情為迎新的主題，而認識將來的生活及責任成為次要目標，對於這一點引起了頗多議論，有些人認為迎新應該引導新人對醫學生及醫生所面對的問題有較高層次的探討與反省，例如以往做個好醫生等，而不宜做以如此低調的訊息處理，因為迎新主題若是已在温情的層面，則將來不知還有沒有得再降低。其實在主題訊息的爭議，各屆有各屆的作風與觀點，誰是誰非，乃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隨著六月的學位試，迎新工作大致上暫停兩月。七月中放大榜，各科大殺四方，八九班損兵三十有餘，再加上今年改制，八九班九月考Pharma的考期設在出營後的第三日。另外，今年暑假是八九班醫學生涯中最後一個大假，光陰寸金，近來又時興旅遊，種種原因嚴重影響八九精英入伍做組長，因而只得四五人，而且大多是籌委會，剩下近四十人全由九〇擔綱。

八月十八至十九日Tutor Camp，地點是梅窩的某渡假屋，人數大約二十人，而籌委會佔了半數。Tutor Camp主要是介紹迎新活動的節目及要留意的細則，增進組長間的默契，及認識迎新的目的與方向。Tutor Camp未能吸引全數組長的參與，已是意料中事，(往年一向組長就很少去Tutor Camp)，幸而今年迎新的主題意義要求不大，相信各組長無須訓練，只要憑著自身一股仙氣及以往迎新體驗，就可以勝任。唯惜若是組長對各活動的過程與目的之了解和新人相去不遠，這對組長與籌委會的合作，及各活動的氣氛營造不免要打上多少折扣。

二十二日歡迎日，有來自院校及醫學會的講者致詞，校園遊歷，及書籍與mic的介紹。有部分大仙認為迎新大典的氣氛略欠嚴肅，不過「温情或嚴肅」的問題年年都有爭議，那樣較佳亦難下定論。同日下午遊藝日，很明顯在時間銜接及氣氛經營上都未臻理想。往年這兩項活動是分日進行，今年合併的主要原因，是減少新人在迎新期間所需應付活動的負擔。

迎新營

接著就是迎新營，星期三下午150人分乘四船，遠征黃宜洲。入營安頓後，全人類聚集在禮堂內玩超大型結識遊戲，又刺激又混亂，其實這個評價，適用於所有營內的團體遊戲。跟著是奏主題曲，教唱medic song。與此同時一班壽委溜到燒烤場透火。黃宜洲燒烤場其實不算理想，地方擠迫，食水不夠，缺乏射燈，要自己從禮堂抬椅，營內供應的又是例牌濕炭。當晚燒烤的氣氛並不如想像中的熱烈，新人可能因為彼此不熟落，食得又靜又斯文。接著是兩組結合的競技遊戲，原意是假定同組的新人

已經混熟，可以藉此開始結識隔鄰的組員。不過只覺得遊戲進行得熱鬧兼混亂，究竟達到多少成效甚難估計。壽委與組長覺得混亂是因部分賽則糾纏不清，新人則覺得隊伍龐大兼動作刺激。最後節目是頭場幻燈欣賞，這一部幻燈主要是介紹medic，新人們在銀幕上三位仁兄的帶領下一見過醫學院屬下各常設及非常設委員的全家福，看完之後新人有何印象，又是一句甚難估計。

時近午夜，壽委狠穴內人山人海，全營的組長齊齊聆聽長達個多小時的明日工作「簡報」，雖然相當疲累，但事態緊急，不交代完壽委不肯放人。而新人則有一段真正的自由時間。至於頭場幻燈的觀後討論，相信是不了了之。



第二日上午有Tutor Visit，因人為因素太多，成果如何在此不作評論。接著就是Cheer Design & Presentation，目的是為九一班和整個醫學院譜出最正和更加正的新Cheer。老實說Cheer多數是熱鬧氣氛和無敵精神的副產品，要憑空想出一個高級水準的Cheer，除非各人靈感創意夠合作，否則相信甚難。

下午玩處境遊戲，體裁改編自雙喜鎮。內容大致是將新人暗中分為兩等，組長及壽委利用法官、警察等角色，對一等人吹捧禮讚，對另一等則欺凌魚肉。目的是要參與者體驗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根據社會學的「角色理論」，一個角色做久了就極易當真，所以此遊戲實屬危險非常。雙喜鎮在Tutor Camp裏試玩過，由於各組長玩興太濃，鎮民加入警察一起搞事，使得負責的壽委顛驚不已，又怕新人不投入，更怕新人太投入。最後總算是壽委功力深厚，組長掌握適度，無任何大事故發生。一個好的處境遊戲，應是又好玩，又可有社會體驗，論到後者，部份大仙認為今年的處境遊戲沒有環繞現今社會之時事，如以往八二年的「艇戶上岸」，八四年「的士罷駛」，而且以往新人的角色較多，可以感受多種處境。

傍晚是九一班暫行班委的成立大典，頭一晚壽委已經因恐怕新人不出來認頭，特別在簡報裏叮囑各組長作恣憑及解釋的工作。大概各組長都有盡其職，

在大典中，當主持剛呼召完，即有二三十人出來，有的幾乎全組出動，看得在一旁的大仙小仙又感動又擔心。當然旁人不應亦無權諮詢新人為自己班服務的熱誠。不過相信應有不少多出來的人，就讓暫行班委自行決定，各組長新人功德圓滿。

頭兩晚入營的大仙人數比以往多，實屬難得，因為黃宜洲這個營址水路不通非常不易，船期疏，時間還操在船家的手裏。另外營址較小，宿位不夠，唯有乘夜長談，相當花大仙的精神。大仙們有如此貢獻，實在抵讚。

第三日上午扯大纜和任玩營地設施，扯大纜時沒有壽委出現主持大局，各組扯完有贏有輸，然後不了了之。營內設施不算足夠，有得玩的人玩，其餘的人多數回房休息。

以往的迎新營中，醫學會及附屬各委員的表演是與各班的表演，一起被編排在迎新晚會推出。鑑於去年時間不足夠，以及想提供更多點時間讓新人與大仙相聚，今年各屬會的表演提早至下午，晚上留給各班表演，最後一家大小齊齊看幻燈，接著是何樣的不夜天則由各組自理，當晚的新舊大會，因為船期的關係，大仙較遲抵達，幻燈大結局被迫在九零和九一表演過後就搶開推出，但是整個晚會的氣氛仍見鬆散，實屬可惜。

大仙的表演設在幻燈之後，所以有很多大仙未嘗看過，第二套幻燈的主題是情，主要是描寫一年級同學的友情溫情親情加感情。營內的擴音設備甚差，沒有人能分辨出配音中的對話，再加上導演手法莫測高深，普通新人單單看畫甚難明白。

營後活動

九月二日，舊書售賣。本來壽委打算兼售舊骨，因為骨收的太少，始纔作罷。舊書會中九一普遍的反應是舊書訂價太貴，不如買新書。關於舊書的價格，在收舊書的大字報上曾明列售價不准超過原價七折，原意是讓書主自訂價格，一折至六折悉隨尊便，唯獨上限七折。九〇班未賣過舊書，訂價一事多數跟從大隊，又沒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大字報，故此某部分人的舊書訂價就是在七折左右。結果在舊書會中，可以見到有不少舊書價格超過七折。再加上大學書店今年將部分課本削價出售，如Berne &

Levy 就比往年便宜八十，令負責壽委事後要成立專案小組向買貴書的新人退款致歉。

九月十二日Follow Up Day，目的是照顧遲收信的新人，主要工作則類似歡迎日。

迎新雙週主要包括高桌晚宴，Disco nite，學習技巧指導，各常設委員會的介紹等等。

高桌晚宴因與舍堂迎新撞期，從九月二十六日改至十月二日，內容主要是嘉賓演講，唱medic song，及晚宴。高桌晚宴主要目的是讓新人，大仙，講師與教授相聚，增加醫學生的歸屬感。



今年出席高桌晚宴的講師太少，大仙較多。故此在新人與講師多溝通的目標上成效不大，不過卻提供了一個組長與組員Reunion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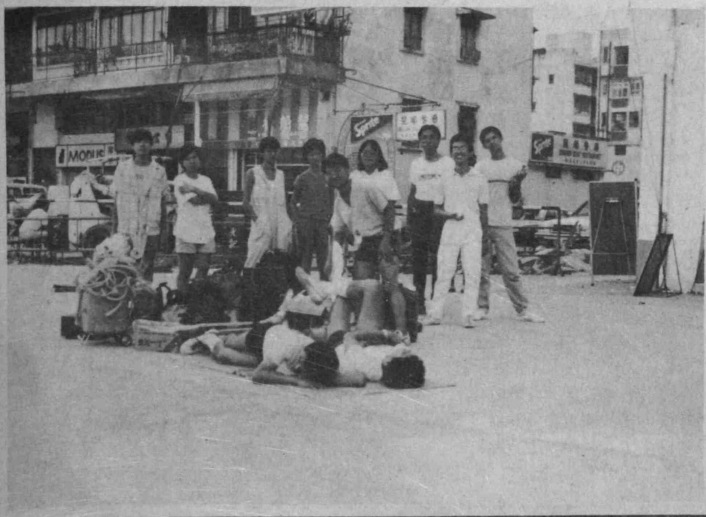
高桌晚宴是由第一次有迎新雙週的壽委策劃的，至今已第四年了。第一屆時因較新鮮，故很多教授與講師都有出席。但今年的高桌晚宴比較失色。首先，給布欠奉已令人感到不夠莊嚴，其次分配座位欠佳，有些拾只得兩位九〇班同學和其他新人，新人（尤以未有入營者）和大仙傾談的機會便難以達到。而演講者的演詞過份冗長，影響了新人和大仙傾談的機會，所以如果能加設一

段恭候的時間讓新人和大仙，講師傾談的話，對整個高桌晚宴的氣氛有莫大的幫助。

Disco nite似乎只是九一班的班會活動，有三十幾人參加，其中舊人寥寥可數，對上宣傳相當不足。

最後講學習指導，壽委派出三名九〇超級猛將，傳授羅丁大法，聽得九一班不知何所適從。而壽委所提出的解釋是如此才是審定講者資格的最安全之法，又是不無道理。

十月中迎新壽委開最後一次檢討大會，至此迎新八六正式功德圓滿，衆生得道？



九 一 之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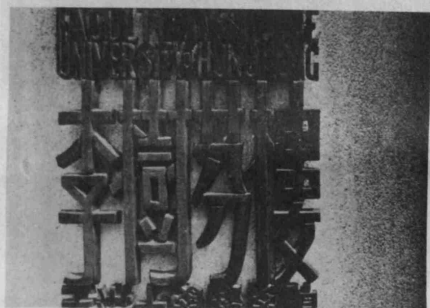
小跳豆



O'camp overall

- 希望能減少一些集體遊戲，項目不要那麼緊迫，多些自由活動時間；不過，其實有些遊戲又幾好玩。
- 好累，好殘，四日三夜太長
- 但好處是可以識到一部份同學及大仙
- 覺得缺乏組與組的聯繫，沒有class spirit
- 無論如何，有去好過無去

Welcome Day



節目都在意料之中，不算有新意，但至少可以對醫學院及醫學生有初步的認識。

Games Day

- 遊戲都幾好玩，不過時間不長，給人一個準備不足的感覺。
- 有些人覺得可以與同學溝通一下，有些人卻覺得浪費時間。

O'camp



BBQ

- 時間太匆忙，食得太少，又唔飽
- 又黑又沒有電筒，不知食物是否熱
- 氣氛不好，各組分佈得太散，還要迫人唱歌，其實寧願同自己組閒談
- 大熱天時還要燒烤，熱死人！



Slide show

- 音響非常差，於是很多人聽不到，以致根本不知道想表達甚麼。
- 少數聽到的人覺得幻燈嬉嬉哈哈，不能說出主題，莫明其妙

Soci game

- 有人覺得好玩，因為：
 - ①見其他人被玩而自己獲優待

②覺得幾益智，可以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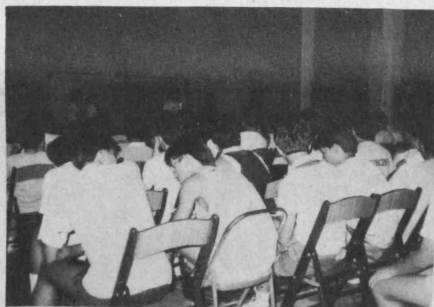
— 有人覺得不好玩，因為：

- ①不夠迫真
- ②帶出的訊息不夠明顯，所以不夠投入，不知所謂
- ③又悶又無聊
- ④有「玩新生」的感覺；對tutor態度不滿，他們好像幾乎想打人



orienteering

- 有人說浪費時間，又沒有主旨
- 有人則覺得好好玩，刺激又有氣氛



Study Advice Seminar

- 大部份同學認為「聽下無妨」，但實際用處不大，因為人人讀書方法不同

Disco Nite

- 好，但太少人，而且沒有seniors參與
- 宣傳不足

High Table

- 有同學感到太少講師及大仙出席，而且氣氛不如理想像中隆重
- 另外，也有人感到演講太長，所說內容已經聽過，所以很悶
- 加上吃飯時沒太多機會傾談，吃飯後便各散東西，於是得着不多。

O'nite

- 能夠幫助認識醫學會的不同組織，甚至吸引自己入某一個組織
- 可以知道未來及培養對醫學院的歸屬感

與大仙及醫生傾談

- 普遍認為談話是好的，因為可以認識醫生的生活及進一步了解醫學院
- 有些組的氣氛很好，師兄既健談又有親切感，談話沒有隔膜，話題亦有趣味性
- 但也有些組大仙們自己傾談，組員又沒有發問，以致有些同學感到很悶
- 亦有人感到因時間太晚及太疲倦，沒法談話



Orientation - overall 期望

- 認識①新同學
 - ②醫學院
 - ③醫學會
 - ④大學生活
 - ⑤未來
- 幫助自己適應得着
- 大部份期望都能滿足，不過認識同學這方面則不是只靠 orientation 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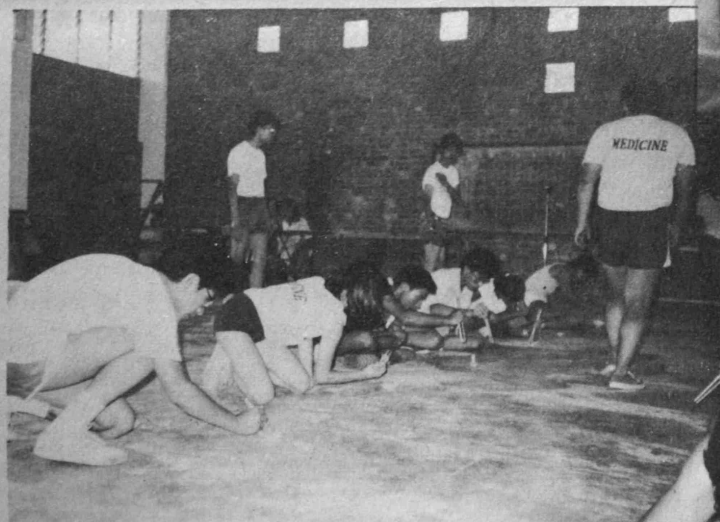


迎新

八六

總結

阿丁



鳴謝：

- 鍾錦文醫生
- 曲廣運 陳惠明
- 郭文偉 胡順平
- 葉大鵬 張炳明
- 黃子球 嚴勵良
- 馮若薇 各91班同學

接受訪問及提供意見

迎新八六忽忽的來，也靜悄悄的走了。究竟在九一班的新同學裏留下了多少美麗的回憶呢？

曾經有位師兄說過，迎新永遠是迎新，不僅只是短短的三數日迎新營，迎新應該是無限的，一直往前，永無終點的。不過又有多少新人明白這道理呢？僅僅是距迎新營不足一月的迎新雙週，其反應之冷淡，又怎能不叫各籌委們心痛呢？

相信各91班同學對迎新營最深刻印象的莫過於一個「密」字。似乎人人皆抱怨節目安排之緊密，有點令新人抖不過氣來。迎新營由當初的三日兩夜延長至現時的四日三夜，節目不斷澎漲，加上今年迎新地點的惡劣，對新人來說的確是件苦事。但要知迎新營只得四日三夜，時間短暫，對新人來說可能只得此一次機會，若不好好珍惜，任由太多的自由時間，是不是有點浪費和不值呢？誠然，太多的比賽（尤需極大體力的）在炎炎夏天是非常吃力的；但比賽只是一種手法，迎新節目並不一定需要以比賽形式舉行，可以安排一些較靜的活動讓新人思考多些有建設性的問題。

今年迎新大方向以友情，溫馨為主，除此之外，其餘較高層次的問題與資料便全賴每組的組長及大仙個別給予新人。這樣低調的大方向當然有其優點。主題簡單，籌委與組長能輕易便達到目標，無須太多刻意或細心的安排。而各新人也可以感受到一個比較輕鬆的迎新營。除了溫馨，友情，Fussy外，迎新是否需要加些別的東西呢？誠然迎新的

最終目的就是讓新人能有機會接觸，認識本班的同學，及對整個醫學會有初步的了解，讓其將來能較為容易適應Medic的生活。但迎新乃千載難逢的機會，環顧整個醫學會的活動，極難找出一個能有這麼多新舊人相聚的機會，我們是否應該把握這機會，讓新人去思考，認識一些他們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呢？

迎新成功與否，新人的參與起着無可置疑的決定因素。除此以外，籌委們的努力也有着重大的關連。今年迎新籌委數目異常之多，對聯絡、溝通以致合作上都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人多好辦事」並不適合於每個情況的。人多了互相倚賴的心理便會產生，結果最後各人都不做，或只是做死幾位同學。如果每個籌委皆能全力以赴的話，那怕只得寥寥數人，亦能將迎新的節目做得妥妥當當的。

迎新營的節目，如soci game, mass game, high table 等年年如是，並無新意，好像是昨年有的，今年照做，便不會出錯似的。但隨着時間的改變，環境不同，同樣的活動未必能達到最初的目的。所以在搞一項活動前，應先考慮清楚其存在的價值和現實環境能否配合，不然只懂得一年抄一年，質素下降是必然的現象。

迎新除了給予新人互相認識的機會之外，對舊人來說也是一個好好反省的機會，藉着迎新，舊人可以想出What I have done, what I should do and what I will do 各類的問題。

The acid test

in ulcer healing

- Fast relief of ulcer pain day and night¹
- Superior healing rates to cimetidine²
- Effective long-term maintenance^{3,4}
- Excellent safety profile⁵
- Convenient dosage^{6,7}

300 mg heals ulcers
150 mg keeps them healed

Zantac ranitidine
in a class of its 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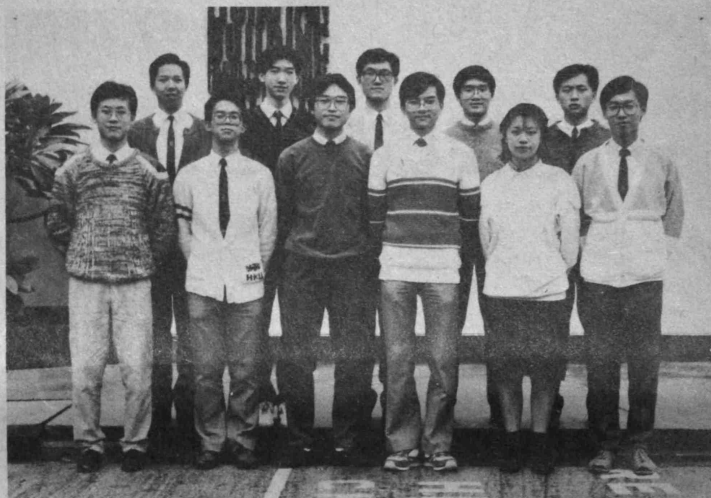
Glaxo

References: 1) Smith et al. J Clin Gastroenterol 1986; 8: 367-370. 2) Corrot et al. Gastroenterology 1986; 90: 1382. 3) Silva et al. J Clin Gastroenterol 1985; 7: 482-487. 4) Gough et al. The Lancet 1984; 11: 659-662. 5) Powell et al. J Clin Gastroenterol 1983; 5: 95-113. 6) Ireland et al. The Lancet 1984; August 4: 274-276. 7) Lee et al. Gut 1986; 27: 1091-1096.

Full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request from: Glaxo Hong Kong Ltd, 18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Takson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5-650524

第41屆幹事會

象



XXXXXXXXXXXXXXXXXXXX

前言：此文乃啓思記者深入調查，經靈通消息人仕透露，並非各幹事們的「鱔」稿。

XXXXXXXXXXXXXXXXXXXX

體育秘書：李耿淵

又名狗仔淵，藍寶石王子等。生於廣州，十二年前由天津抵港，父母乃印尼華僑。體育運動項項皆能，尤善於游泳、田徑、排球、足球……，獨不懂桌球，因為他認為波樓太雜。自認乖仔一名，喜歡與女仔上山頂，其後必將她安全地送回家，由此可見，李君乃是一個有責任感，心地善良的人。

外務副主席：莫志超

一年級時為90'班代，為人認真，給人一種冷的感覺，十分之勤書，熱愛打乒乓球。在音樂方面，他懂得吹口琴及小號，尤以前者較為出色。

常務秘書：郭安慶

花名阿Mo，有大哥風範，可以正經，亦可以非常Fussy，虛心學習，善於交際，並且希望將自己生活圈子擴闊。興趣多方面，比較喜歡羽毛球、籃球、唱歌、辯論、攪笑。有領導才能，不過在各方面的成就仍有待改進。

助理體育秘書：蔡敬翰

花名菜頭，CHUA頭，熱愛運動，自認擅長籃球，網球，游泳……。自英國回來之後，他一直是91'班的一名活躍份子；他為人友善，敢言，敢問，衣着入時，喜愛GEL頭，並常帶飾物。

主席：張永融

人稱「阿雍」，此人正經時正經，不正經時就非常Fussy。由於當年做o'camp tutor時表演非常之良好，90'班大部份女同學對他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在繁忙的課程中，他曾經失蹤了兩個星期去為……。

國際事務秘書：潘敬宇

花名潘Sir，自認乖仔一名，勤奮好學，誠實可靠，講嘢絕無「亂爆」，有正義感等。喜歡長跑，Field Trip，郊野生活，童年時家居大嶼山，提牛屎甲長大。

財務秘書：程偉權

U-Hall仔，單眼Contact lens，喜歡唱歌，程君是一個非常靜的學生，不苟言笑，面上經常都木無表情，如各下能夠一睹程君面上的笑容，是非常之難得的！

文康秘書：楊穎欣

又名Da Da Yung，為人樂天派，愛搞笑，好食懶做，喜愛吃炒粟子，炒靚，檸檬茶等。經常面帶笑容，說話不甚清楚，鼻音重。

內務副主席：劉孔霖

花名oldman，亦稱「靚仔霖」，人生目標為名、利、情。上莊為接受衝擊，唔衰囉嚟衰。並為貫徹目標，希望當EXCO有「薪水」。

福利秘書：鄧智偉

花名「鄧鄧」，自認不長習慣，如食煙，飲酒等。體育不佳，但他寫得一手好字。非常喜歡唱歌，上堂時亦經常能聽到他的歌聲。興趣大都同音樂有關；喜愛攪SHOW及演唱會等。

時事秘書：吳志恒

又名唔知痕，曾為總領袖生，去年時事組組員，給人印象並不十分活躍，無特別專長。

煩人 上莊

「上莊」是每年的例行公事？

今年很早便開始「物識」新莊，但卻困難重重。好些職位都無人問津，這表示了些甚麼呢？Medic的同學越來越對Medso沒有興趣？或者是幹事的工作變得吃力不討好，嚇怕了有意識出的同學？是同學喜歡讀書或做自己的事業多對Medic的服務作出貢獻？又或者是因

為能力所限，應付得了功課便無暇出來（攞嘢）？當初我聽到「難找人上莊」的時候，也曾想到這許多的問題。如果這些都是確實存在的情況，我們是否要尋求改善呢？以後每年上莊又會不會更糟呢？

談到同學們對Medso的興趣，或者Medso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大多決定於Medso能給他們多少的「感受」，以及這「感受」是好是壞。可能是因為Medso存在已久，同學們對由它提供的種種方便，服務都變得麻木了，覺得都是「應該」的，是「一向存在」的，一點也沒有想到這些都經過一些人的費煞

思量，細心的計劃和推行才有今天的成果的。這點對第一年的同學會比較普遍，畢竟他們對Medso的工作認識不深。其他同學又怎樣？會不會大部份都抱有這種看法？至於「感受」是好與壞，便要看實際的推行和同學的需求是否一致，這當然很決定於策劃者的心思及實際工作的熱心，但是對於同學自身而言，我覺得即時的回應，切實的要求改善，總比過後的責備來得有建設性。

至於同學的取向，是願意放些時間在Medso的工作，還是只顧埋頭書堆中，做自己的事，我看是人人能力不同，興趣不同，某些同學或者真的需要全

部時間用來讀書，有的會追求自己興趣內的活動，但無論怎樣，作為Medic的一份子，都應該盡量抽點時間看看自家的情況，盡量提出意見，而不是完全不理不采。

一個團體的正常運作，需要有一羣人出來推動，計劃。Medso幹事所擔任的正是這個角色。但Medso卻屬於每位同學的，所以各同學的支持是必須的，不然就失掉了它的價值。「找人上莊難」可能只是很多很多問題的其中之一，但問題總是互相關連，所以「上莊」不只是一班幹事的事，能夠有更多同學的參與才是「上莊」的實際意義。

最佳教學獎？

安妮



「最佳教學獎」是首次在港大舉辦的。很久以前已有人構思這一類教學評核的工作，而且在外國類似的選舉也頗普遍，但可能礙於一些人手及財政上的問題，況且再加上中國人傳統師生關係的觀念影響下，遲至今時今日才面世。為更深入了解這次選舉的意義，我們訪問了學生會會長袁耀清同學。

今年是香港大學的鑽禧紀念年，一連串的節目當格外添上一份濃厚的熱鬧氣氛。先是一個與眾同樂的Open Day 接着即來一個「最佳教學獎」的選舉，相信同學們也不會對此感到陌生，其一是因它有着一定的意義，其二則因它的進行過程及結果惹來不少的爭議。

據袁同學表示，這次選舉是參考了美國大學的類似選舉的。其目的在於推動校內學術風氣，重建大家對教學認真之尊崇和重視，提高教學水平，鼓舞校內教師之士氣及加強師生溝通。他表示希望通過這次的選舉，能夠起一個推動的作用，令到校內人士都能關注到教師質素的問題，以及對一些認真盡責但學術地位卻不甚高的老師，提出一種鼓勵及認同。他並謂希望這個選舉能夠持續下去。

姑勿論今次選舉成敗與否，我們決不可否定這項獎的確有着它濃厚的意義。教與學更是分不開的，只有在兩者相扶相承的情況下，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我們更不可被今次教學獎的熱鬧氣氛而沒殺了那班力求改革的同學們的苦心，問題可能只是技術上的不熟練吧了，希望下次有心革新的同學，也當以此為戒。

十月下旬（誰也記不起是那一天了），陳蕉琴飯堂門口地上不知不覺地多了一個箱子，據聞是一個投票箱，但大家總是摸不着頭腦的，全不曉得是什麼的一回事。過了數天，真相終於大白了，因為圖書館的入口處，多了一疊選票，原來是「最佳教學獎」選舉。初時人人都以為有資格投票，但看清楚，原來只限於三年級或以上之同學才有資格投票，而且投票者只可提名那些在臨床前期時負責教的老师，即所屬的學系只局限於解剖學，生化，生理，病理，微生物學藥理及行為科學，七個學系中的其中一個。這樣的規則也算公平，因為在臨床期開始後，教師眾多每組都由不同的老師帶領指導，是無法比較的。可是醫學院內的投票並不見踴躍，可能是醫學院規定了只可由三年級的同學投票的關係，而再高年級的同學，由於其對早年的教師印象較模糊，所以是不能投票的。

十二月初，這已幾乎被淡忘的選舉公佈了結果，這結果真使人莫明其妙，本來規則上註明是不可選臨床期的老師的，但偏有科的老師獲獎，究竟是何原因呢？後來經籌委會澄清，原來他們把內科系當作藥理系，可真一字之差也！其實一次的失誤可不太重要，反正他們都是好老師。但這此一來，又再反映出醫學院和其餘學院的隔膜問題，這才是更值得重視的。況且要獲得積極的參與，宣傳工夫是不可少的，可能下次在啟思賣廣告或貼幾張顏色鮮明的大字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最佳教學獎」這項意義重大的選舉似並未能得到大多數同學的支持。事實上，投票並不甚踴躍，有些票數更是由專人在圖書館內，在畢業典禮的茶敘上拉着人來填的。另外有資格投票的畢業生皆已離校，所以只有依賴郵遞的方法，可借寄出的1700份表格中，只有100份有回音。因此今次投票的主要來源是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參與又有幾多呢？

踏入十一月的中旬，結果終於公佈了，可是結果公佈之後卻惹來不少的議論，相信當時有經過黃克競Podium的同學也當忘不了這陣子的大字報熱潮，就是多得要舖在地上呢！同學們猛烈評擊，包括質詢籌委會事前未知會評議會。另外籌委會在通過評議會之前卻在新聞稿上妄用了HKU SU的名義。而在進行點票的過程中，並未有Returning Officer在場監票。在眾多的議論中，建築學會的喝倒采聲最為激烈。他們猛烈評擊評分標準的前後矛盾，在公佈結果前，籌委方面說得獎老師必須獲得其所屬之院系有資格投票的同學的十分之一的票數，但公佈結果後，計分方法卻改為投票票數的十分一。

評議會亦因此事在十二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廿一日的評議會中展開了討論，原來評議會就這次籌委會的成立，成員是誰及工作進行或進度等事前是一無所知的。在會議上有評議員更提出了懷疑，究竟籌委用來衡量結果的標準是否合理呢？有些人不知規則而投了票，也有同學是沒有投票的，可能他們是不明白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當選。袁耀清在會上也承認規則根本是在截止投票之後才劃定的。雖然最後評議會也通過了此項結果，但評議員在最後意見中也表示此結果實有不妥並有點感到失望，而籌委會本身亦有很多疏忽及漏洞。植頌匡（評議會主席）在個人備案中更有云：「在最佳教學獎事件中，個人曾多次從負責同學方面接收不同的錯誤的資料，對於這些錯誤的資料，導致部份評議員對該次事件有錯誤的掌握，本人甚感抱歉。……」

一月十六日，大字報的熱潮似已冷淡下來了。籌委會應評議會的決定，在2nd Term 開始兩星期內以大字報形式公佈是次選舉的結果，包括投票人數，個別院系投票人數，得獎者所得的票數等。票數多得人支持的老師確是實至名歸的，但有些只得一票選票的，卻佔了總投票人數百分之十的，又焉為當選之理。

正如王廣武校長在頒獎禮上獻詞所說，任何大學最重要的應該是個「學」字，而「學」的效果常要靠個「教」字。所以大學要學與教並重，「教」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我們也不能否認今次的選舉的確有着它崇高的目標。可是在這個計劃中有許多不善之處，在推行中更有不少障礙，這些阻礙有沒有影響到它的原意呢？能不能引起同學的共鳴呢？

零食機

麥提莎

「餵食鬼，做乜咁嘢呀，又係咪幾食吓你啲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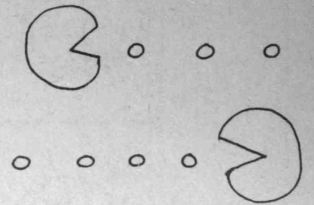
「鬼咩，俾佢吞咗三蚊雞囉！呢架嘢一時食晒啲錢，一時就一蚊都唔受，俾佢激死！重想話買包麥提莎添！」

「乜呢排你成日食朱古力嘍，潮流興增肥咩？」

「有呀，物價飛漲，D 零食賣得鬼死咁貴，只有麥提莎同埋M&M最低食！」

「貴係貴D，不過有關方面都幾關照我哋啲蟻民呀！擺碟零食機嘅度，得閒打完乒乓球，星期六去Lib 記讀得悶悶地又有得Tea 時都有嘢食；放學後又有多D 選擇，唔使日日去Pauline Chan 食油多，魚治。」

「咁又係，但無可否認，仍然有問題存在。例如呢架機神經起上嚟殺人無數，唔語知夾硬吞咗幾多錢，睇怕佢吞嘅仲多過賣零食賺返嚟嘅，希望有關當局密切留意，期待有所改善。」



對最佳教學獎的

一點評論

鷹

個人很欣賞亦讚同有同學對教學評核方面做一些功夫。教學評核可以有許多種途徑，而選用「最佳教學獎」的形式卻不是一個理想的方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對師生的關係是有其民族性及地域性的。硬將外國的一套搬來香港運用未必適合的。而且何謂「最佳」？實難下準則或定論。

除了背後精神外，在舉行的手法上亦有不少問題。例如推行過急，事前欠周詳計劃等。而事後態度亦有點不妥；實然更改規則以選就選舉結果；為了避免低票數的得獎老師尷尬，唯一的辦法便是將票數保密，但這樣做是否一個明智的決定呢？將選舉票數保密，除了令各同學對整個最佳教學獎的選舉失去興趣（甚至信心）之外，我看不出有甚麼好處在內。個別院系投票率低的話，可再舉行補選或甚至公佈該院系選不出最近老師亦可。而不是好像現時那樣，

企圖將事實隱瞞……，這對各有份投票的同學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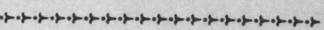
在整件事情裏，最無辜的便是各位老師，尤其是一些票數低的老師，其所做成的師生尷尬問題及後果是無從估計。我很不明白學生會站在甚麼立場與地位去舉行一些教師的選舉，更質疑這樣做有否事前詢問過各老師，又有否侵犯人權。

事前有沒有想過對各當選老師的影響呢？雖然表面上此獎項可對一些教書盡責但又職位低微的老師一種鼓勵，但認真想一想，既然各人明白到現時整個大學任配職位的制度是與教學好與壞無關的話，僅是象徵式的鼓勵有用嗎？而且其他未能得獎的教師及教授又怎樣想呢？對當選教師的態度會否改變呢？又會否令他們感到尷尬呢？對他們究竟有沒有實質的幫助呢？又會否影響他們日後的教學水準呢？

「最佳教學獎」流弊實在太多了。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而是最佳教學獎本身概念的問題。如果有三數同學抱着貪玩的心態而投某一教得甚差的老師為最佳老師，那麼該老師如果萬一當選的話，會是怎樣的一個諷刺呢！

個人覺得「最佳教學獎」的選舉，尤以在醫學院，是無法舉行的。因為在醫學院很多教師一年只教二至三堂，（可能以後也沒有機會），又叫學生怎樣能夠評估這些教師的教學水平呢？

筆者絕對讚賞各籌委期間所付出的努力與心血，亦很贊成繼續有教學評核的工作舉行下去。但筆者希望來屆各有關人士能認真考慮舉行最佳教學獎選舉的可行性、價值與及危險性等問題。



註：啓思在兩年前亦曾辦類似的教學選舉，（金蘋果與酸蘋果獎）在各問卷收回後，經各編委討論後，一致認為若將結果公佈，對當選老師及學生之間會做成不良的後果，所以縱使費了不少心血做此次選舉，最後還是放棄了公佈此次選舉的結果並公開道歉。

醫學院精神仍存在!?!

李耿淵

醫學院的班際水運及連運會又完結了，究竟有多少人曾經為自己班出過力呢？有多少人曾經花上些少時間去談論，注意這些活動呢？又會否有人根本不知道醫學院也有甚麼陸運、水運呢？

很多人都埋怨醫學院的功課實在太繁忙，令他們抽不出時間去參予，甚至去注意醫學院的一切活動。其實，身為醫學生的同時，我們亦扮演著大學生的角色。一個大學生除了對功課負責外，更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所屬的班、院系，甚至社會產生一種歸屬感，而這種歸屬感正是參予各類活動的原動力。參予的性質可為直接參予或到場打氣。只要每人多出一分力，醫學院精神是不難發現的。

十二月六日，院際陸運會決賽：

拔河冠軍一直被視為醫學院的囊中物，但上年由於牙醫學院實力強橫，竟將冠軍奪走。今年醫學院由於得到三位87班同學犧牲寶貴時間相助，再加上場邊吶喊隊不斷的鼓勵，終於擊敗極具「陽數」的牙醫學院，勇奪冠軍。

十二月八日，院際女子籃球復賽：

社科學院實力強橫，與缺乏訓練的醫學院比較，自然相形見拙，結果醫學院雖然只得殿軍，但場外吶喊隊仍不時報以歡呼聲，洋溢著一片醫學院精神。

十二月九日，院際男子足球復賽：

醫學院由於有各班球員在陣（包括兩位87同學），故此踢來功勢有如排山倒海，可惜天要弄人，醫學院在良好環境下竟然被工程學院一個突擊見功，淘汰出局。當時場外吶喊隊的緊張氣氛，及為醫學院打氣的高漲情緒，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有人說醫學院球星的時代已成過去，不錯，醫學院的球星已經愈來愈少，但只要各同學繼續努力，你也可能成爲「球星」呢！

日記一則

彩雲



十一月×日 星期二 晴有微風

雖然冬天已漸漸迫近，仍不覺寒意，非常適合戶外活動，只可惜Neuro Pract 仍是要讀的。很好運，在Med. Lib 二樓找到一個不錯的位置，立下決心要拒絕「周公」的「引誘」。接近十一時，二樓已差不多坐滿了同學。那討厭的空氣調節好像沒有開動，渾濁的空氣加上走廊外工人的嘈雜聲音在侵襲著我。自從暑假後，在Lib 記已沒有了舒適可言，電鋸、電鑽操作的聲音，工人的高談闊論、瀝青的氣味等充塞着Lib 記。不知道這一切一切，在什麼時間才可以完全消失。

覺得有一點餓餓，找誰一起吃午飯好呢？差不多十二時了，還是多看幾頁書，十二時半再找人吃飯吧！突然間一陣的騷動，一個工人大叫：「大家暫時不可以離開。」只見通往樓梯的門關閉著，門外飄著白煙。有兩個工人嘗試打開鎖著玻璃窗的鎖，但失敗了。正在猜測事件的真相，突然警鐘大鳴，通往

Faculty Office 的緊急通道同時打開。又聽到一個工人在叫：「快點走，那些煙是有毒的Freezing Agent！」本能反應，當然是儘速離開。

走到啓思房，幾個啓思人都是在Lib 記「逃」出來的，只是聽說工人在安裝冷氣時，不小心打破了一些冷卻劑的管道。原來緊急疏散的範圍包括了整個圖書館。

吃完飯後，擔心怎樣取回自己的書本上下午的課。走到Lib 記，原來所有物品已被移到地下的櫃位等候認領。

整件事像是一齣鬧劇，但如果真的同學受傷，那責任是誰來負呢？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以後在Lib 記讀書時，萬萬不能睡覺，否則不知怎樣在危急關頭逃生。不知道Lib 記是否「明天會更好」，可以讓我繼續和那些Nerve Pathway「掙扎」。

OPEN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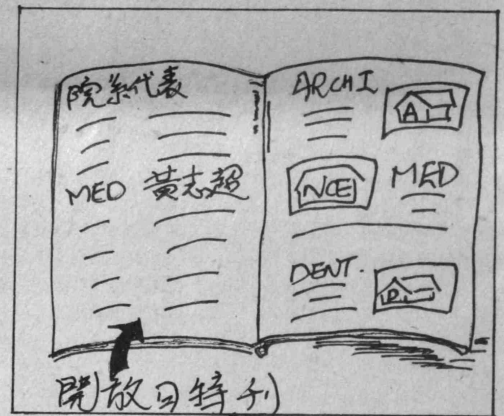
開放日點滴

雖然今年的開放日有着種種可預知，不可預知，可控制，不可控制的問題，但其價值卻無可置疑的。至少可以讓校外人仕有機會參觀醫學院的環境，上堂和休息的地方等。至於他們對醫學生的認識，除了希望他們能從展覽中的照片猜到一點之外，我們也不能期望過高了。

三年很快便會過去；下一次的開放日又會是怎樣的呢？

小跳豆

醫學院變羅富國
莫大官變黃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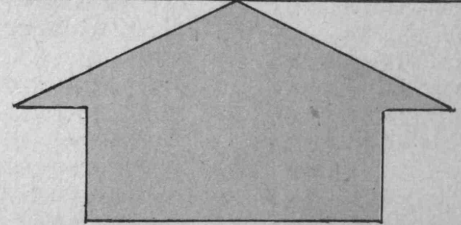


- × × ×
- A：喂，你又話應承咗做 Open Day dem'tor 嘅，點解尋日唔見你出現？
- B：哦，我有個舊同學約我去街，咪費事嚟囉。橫掂dem'tor 咁多，少我一個唔少啦！

A：唉，你就聰明咯，早知我都唔返去啦！我做dem'tor 好悶，又要俾班好似某大學嘅E科生窒。其實我哋D dem'tor 唔係一年班就係二年班，鬼夠佢地識得多咩！至於做tour guide，又發覺根本無人需要你，因為差唔多個個都係班同學嘅家人，佢地自己都識帶路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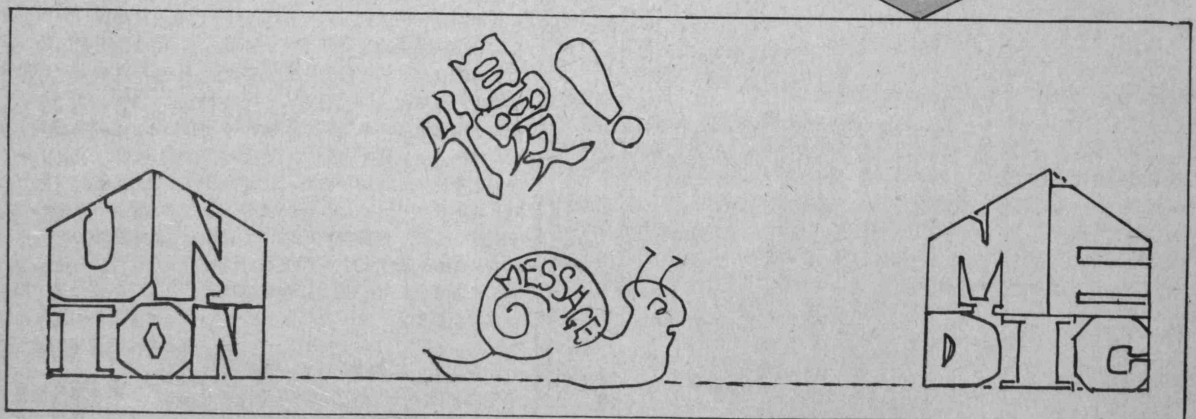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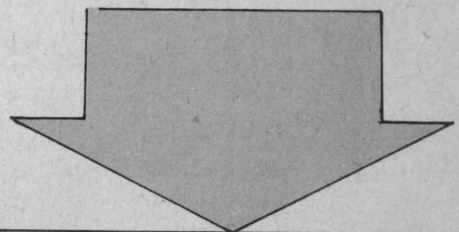
B：不過聽講話星期六個日就好D啱，都幾多人，而且好多係學生，D氣氛唔錯呀。

A：咁早知我就星期六返嚟，星期日唔返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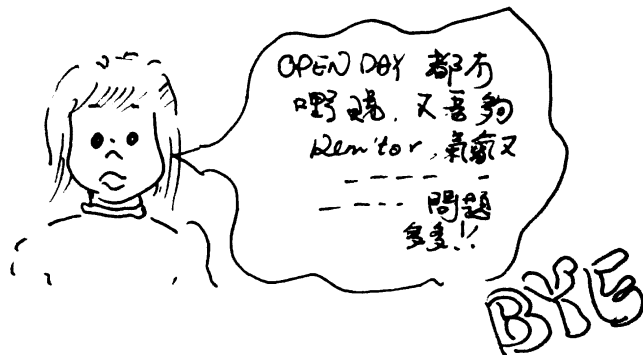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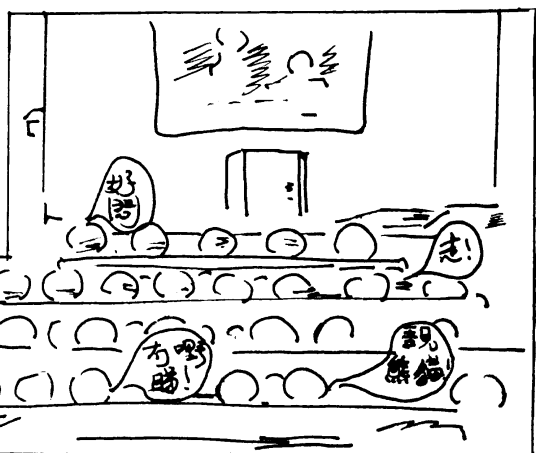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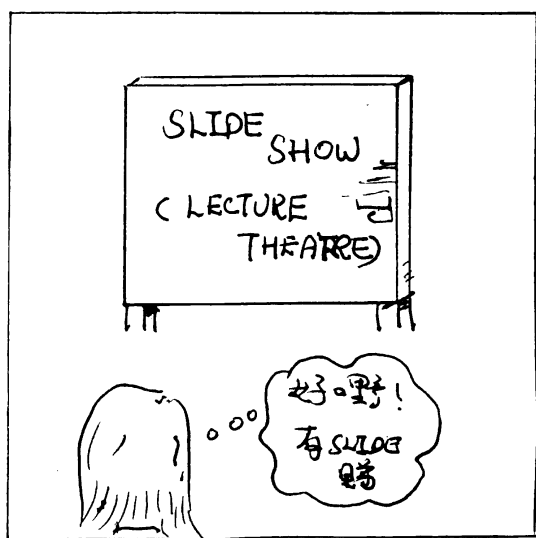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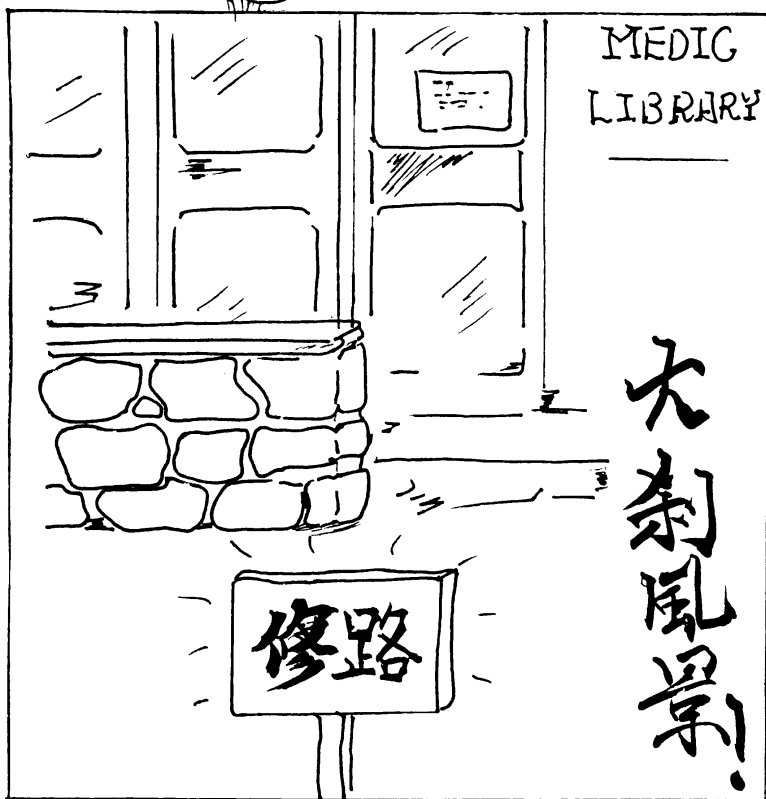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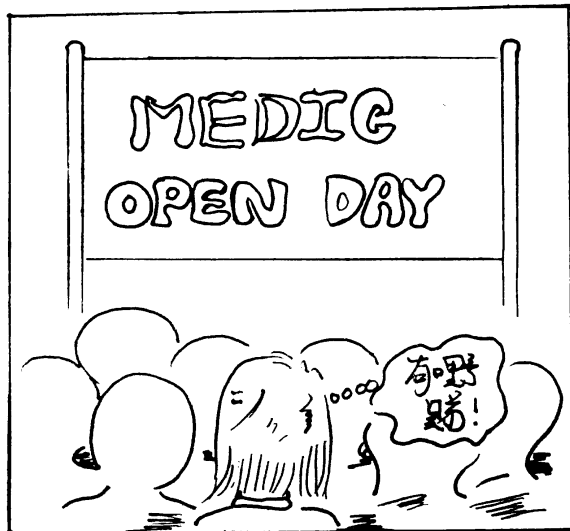


同 Union

溝通問題



消息傳遞 慢過蝸牛





烏龜、母雞、油炸鬼

圈圈

前言：相信各同學都聽過「龜兔賽跑」的故事了，但不知有沒有聽過「龜鷄食鬼」的故事呢？筆者在漫遊天際時，偶然聽聞此故事，故特節錄下來。

某年某月某日愚婦在Yellow Fountain Road上，巧遇鬼氏雙姪；鬼氏家族九代雙傳的血脈。大哥名鬼佬，二弟則叫鬼奴。

鬼佬帶哭地說：「愚婦，很久不見了，還未曾死嗎？」

鬼奴取笑地道：「蠢材！死人又怎會站在我們的面前呢？」

鬼佬反駁道：「我說的是『還未曾死嗎』，你可知『曾』字的意思？『曾』

解作曾經也；即愚婦雖然曾經死去，但現在返生，所以能站在我們面前，難道你連這樣顯淺的道理也不明白嗎？」

鬼奴回答說：「既然已經死了，又怎可『返生』呢？如果能『返生』，為甚麼你不割去自己的頭，好讓再『返生』一次給我看。」

鬼佬糾正地道：「我說的是愚婦曾經死後返生，又不是說我，為甚麼你這樣蠻不講理呢！」

警告：這是一篇很無聊的文章，沒有空
的同學，請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不要看。

愚婦在旁雖努力靜聽，細心思考，還是一頭霧水，聽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便插嘴說：「甚麼生生死死，死死生，我一點也不明白，你們能否說得簡單一些嗎？」

鬼佬搶着地答：「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完再死，死完再生，這些全是大自然的規律，也是人生中最深奧的哲理，你不明白也難怪。」

愚婦仍一臉茫然。鬼佬卻一臉歡容，自鳴得意，好像對自己連這麼深奧的道理也能明白，而感到無限自豪。

這時鬼奴看見一隻烏龜正迎面爬行而來，便說：「其實生與死是很容易分別的，現在那隻『生』的烏龜正爬行到我面前，但當他到了我面前的時候，他便是一隻『死』的烏龜了。」說罷，拔出匕首，準備當烏龜爬近的時候，將其的頭割下。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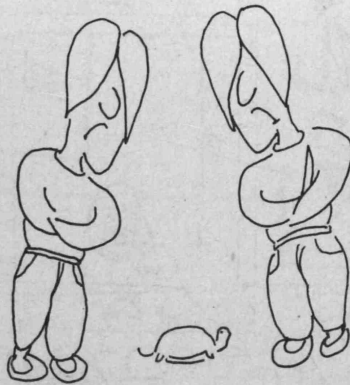
懦弱的烏龜？

當烏龜爬近時，鬼奴手起刀落，料定龜頭必會應聲而落。誰知鬼奴的刀雖快，龜頭縮得比他還快，剎那間龜頭、龜手、龜腳、龜尾全部縮回龜殼內，這回真是「鬼奴殺龜，無處下手」了。

鬼佬在旁看不過眼，問道：「烏龜呀烏龜，你究竟是公還是雌呀？」

烏龜在殼內答道：「我是龜公呀！」

鬼佬嘆息地道：「看你堂堂男子漢大丈夫，竟然縮頭縮尾；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你這麼怕死，當真丟盡所有男仕的「架」了。」



☆☆☆☆

☆☆☆☆

☆☆☆☆

☆☆☆☆

☆☆☆☆

☆☆☆☆

母雞的自白

說時遲，那時快，鬼奴的刀正要落下來時，卻被鬼佬伸手阻攔，鬼佬說：「先前你說的是死烏龜並不是死母雞，你這樣前言不對後語；出爾反爾；欺騙讀者；講的一套，做的一套，真是連龜雞都不如呀！」

鬼奴反駁地道：「不錯，我起先是說要殺烏龜，但我有沒有說不殺母雞呢？怎麼會前言不對後語呢？至於欺騙讀者，自古文人多大話，既然要看，便應預計到被作者騙，這些都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罷了。講是用口的，而做則

是用手的，壓根兒是兩回事，當然是絕不相同啦！還有你估做雞很容易呀，不是人人都能做雞的。」

母雞聽了鬼奴的說話，頓時引起萬分感觸，帶着悲悽的聲音道：「做雞當真不易！不僅要受人的呼叫罵，還要受主人的搖錢樹，每天不停地生蛋，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有時就算生病，也要繼續生蛋；沒有蛋生嗎？便要挨鞭打，總之，蛋照生，錢照賺。一日三餐總是吃不飽；冬天要受寒風吹；夏天要受豪雨淋；而最難以忍受的便是受人的侮辱，被人看成下賤的動物，自尊心大受打擊。難道母雞只可以用來生蛋？難道除了這種天生的本事外，母雞沒有其他

用途嗎？為甚麼母雞不能像其他動物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而要受人類的摧殘呢？」

鬼佬大聲地反駁道：「錯了錯了；龜公也是公，外公也是公，恩公也是公，老公也是公，為甚麼會不關我們的事呢？而且我只是叫你不要將頭縮入殼內，不是叫你伸頭出來。如果當初你的頭在殼內的話，當然不應那麼愚蠢地伸出來給人斬啦！可是，當初你的頭在殼外，這樣縮頭縮尾，便顯得沒氣概，是懦夫表現！」

愚婦在旁聽得大惑不解，鬼佬的說話很象蠻有道理似的。難道別人的刀劈下時，自己的頸子還要迎上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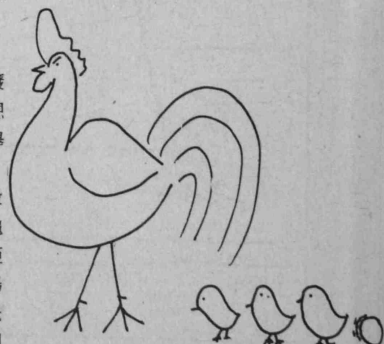
這時，一隻母雞迎面而來，愚婦便上前問道：「如果有人將你的頭割下，你會怎樣做呢？」

母雞帶着奇怪的表情答道：「當然是拼命逃走啦！難道呆立着給人『割』咩！」

鬼佬歎道：「真是婦人之見！胆小如鼠，光是懂得逃走，完全沒有拋頭顱、洒熱血的大丈夫氣概。」

鬼奴在旁一直苦思良策，怎樣才能打開龜殼殺龜。這時看見母雞的出現，便大笑道：「烏龜有龜殼，母雞卻沒有雞殼；看你的雞頭縮往那裏去。」說罷，便一躍向前，左手猛力將雞按着，右手的刀便往雞頭斬下。

鬼佬卻阻攔道：「你當初說是要殺烏龜先的，後來才說殺母雞。現在烏龜還未死，你不能殺母雞，你得循規蹈矩，依本子、次序辦事，先殺龜，後殺雞。」鬼奴無以為對，便放開了母雞，先去對付烏龜了。而母雞受了上教的教訓，便學乖了，遠遠的離開鬼奴站着。



傷心的往事

這時，一個販賣油炸鬼的小販正路過，聽見他們的談話，很同情母雞的遭遇，感慨地說：「做雞的給人負負辱辱，做人又何嘗幸福呢！」

愚婦追問道：「做人有甚麼不好呀？」

「我從前是衙門當差的。有一趟，村內的買員外特來找我為他的女兒辦喜事；由於我在當地人面廣，又是官差的身份，所以如果由我邀請當地的達官貴人，他們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多半會應允出席他女兒的婚禮。我見買員外盛意拳拳，我和買員外雖不算深交，但也相識多年，而且所辦的事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所以答允為他辦事，誰料……。」小販說至此不勝唏噓，低頭不語。

愚婦接着問道：「後來怎樣呢？你給他陷害了嗎？」

小販答道：「我起初幫忙他，完全是出自一份好意，誰知這世上竟然有些人，過橋抽板，反面不認人！要人幫忙時，便當人是「Friend」底；不需要幫忙時，便當人是白痴仔！」說罷憤怒地大力咀嚼手上的油炸鬼。

鬼佬不耐煩地問道：「那麼買員外對你究竟做了些甚麼呢？」

小販憤恨地說：「他就是甚麼也沒有做！見死不救，見利忘義；只怪我當初有眼無珠，交錯了這樣卑鄙的小人。」

鬼佬怒道：「為甚麼你這般婆婆的，講說話吞吞吐吐，應該直接地一五一十地將經過說出來才是。」

愚婦卻道：「既然是人家的傷心事，與我們又無關係，又何必強迫人家說呢？」

☆☆☆☆

☆☆☆☆

☆☆☆☆

☆☆☆☆

☆☆☆☆

☆☆☆☆



智翁的出現

這時一名身穿華服，面露歡容，帶點慈祥目光的老者正路過，看見這些人行為古怪，便停下來問道：「你們在幹甚麼呢？」

愚婦答道：「我們正在談論着做『好人』的『下場』。」

鬼佬在旁反問道：「你是誰？為甚麼那麼好管閒事？」

那老者撫鬚含笑說：「我叫智翁，

喜好為人解決疑難。一生幫人無數，倒不見得有甚麼惡報，直至現在還逍遙快活呢！」

鬼奴這時正一籌莫展，苦思無計，聽見智翁的說話即大喜地問道：「我想割下烏龜和母雞的腦袋；但烏龜的頭又縮在堅硬的殼內；而不殺龜，又不能殺雞，真不知應怎樣辦才好？」

智翁目不轉睛，隨即答道：「為甚麼要摧殘弱小生命呢？他們與你無怨無仇，為甚麼要殺死他們呢？應放了他們才對。」烏龜和母雞聽後暗自歡喜，終

於有正義的朋友出現了。

智翁手上拿着油炸鬼，用極溫和動聽的聲音向烏龜和母雞問道：「你們在此那麼久，大概有些肚餓吧，不妨先吃些油炸鬼後才上路吧！」

龜和雞聽後果然感到有些肚餓，於是便欣然上前食鬼。不料他們的嘴還不會張開時，他們的頭已被智翁手上的刀所斬下！

智翁教訓地道：「做事如要得心應事，必先要使對方相信你；在對你毫無防範時，你便可為所欲為了。」

女人?!?

海上花

潮流興D乜? 揀係「選美」同理「寫真」喇。

呢兩樣嘢都係D女人感嘢。

講起選美，某五大洲之一的公仔箱亦少人後顧，攞把選美來。本來無話可說，不過早排卻出現了一位交朋結友，製造機會，花枝招展的「大小姐」來。(這裏大的意思並不是指她的輩份或年齡，而是用來形容她身體的特徵。)這位大小姐其風頭之勁，連當紅阿姐都要讓其三分。她所出的「賺勝書」都可謂巴閉囉，字字珠璣，中文字配搭新穎，而最令我大開眼界的便是她所不斷用的「X」符號，真是妙不可言。

不過卻又令本人非常擔憂，蓋因其影響力之深遠，將來小學生所用的「詞語」可能會跟隨其右，那麼筆者就會無端端俾人話我亂寫白字，(將來被人侮辱了可能給說成了被「母」親養「育」之謂也)到時難免礙頭埋埋以免眼寬了。還有，將來先生改卷，一定不會用別和交叉了。蓋因以大小姐之威名，各小朋友皆知交叉乃不懂的意思。如果連先生都不懂，還改甚麼卷呢?

直至執筆之際，大小姐雖謂被冷藏，不過見報率之頻，很多明星望塵莫及。所以很難令筆者否定其乃一早有預謀

的苦肉宣傳計。這等佈局之精，宣傳之妙，效果之佳的計謀，真令我五體投地。

不過一時之光輝唔係永恆嘅! 依家已經攞到要選太太了，將來選埋B B女之後，睇下重有乜可選?

早排有個選美會，雖然規模不大，但卻出現了肉照風波。不過嗰個女主角就慘啲，人拍佢拍，佢拍完就俾人媽，連出場嘅機會都無埋。不過又好難怪，鬼叫佢(自己話)有一個一模一樣嘅孖孖生家姐(不過有人見過)，又淨係識得拍埋D值25蚊嘅低級成人雜誌。人地拍個D一百蚊嘅，唔只無人媽，D名人重爭住「讀」添，好似讀運就顯得自己低級，冇藝術眼光，冇品味咁，依D就係25蚊同100蚊嘅分別喇。擦鞋擦到鞋底都穿埋，都可謂大開眼界囉。

不過依D又係香港人嘅心態嘞，貴嘢先至係好嘢嘞。就算個心話無乜分別啫，把口都要話靚啲喇，唔係咪羞俾人笑自己俾人溫柔。

最近某大專院校的學生報中出現了

一篇惹人非議的文章。文中作者對某一中文版的成人雜誌作出了露骨，直接的描寫。被該大專院校的其他學生指責意識不良，賣弄色情，影響該大專院校的形象。但作者在下一期的學生報中反辯道其想用一些反調的手法去責罵那些販賣色情的成人雜誌。

色情與否，觀點與角度問題啫。例如睇見一個母親正在以母乳哺育其嬰孩，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很偉大的養育之恩；不過有些人卻可能會想起邪念來。所以色情既介定完全決定於觀看者的態度，各人不同，很難作一結論。你話拍得好有美感，有藝術美，完全無色情成份，但又有誰能保證讀者心裏想些什麼呢? 叫人唔好用有色眼光來睇? 你估你係希特拉咩，一叫就聽。

正邪之分原也只是一錢之差，普通人難以分辨的。(所以就有咁多人爭住擦鞋，以顯示其智慧與識別力都高人一等)自鳴清高(衫除清，價錢高)，這樣只能顯示出自己的肉體比別人的珍貴。一聽見有些女明星說只要有人肯出「高價」便肯犧牲拍其「完美」、「真潔」(請原諒我用這等字眼，不過實在想不出更貼切的了；又不想用交叉代替

，蓋因我並非大小姐，一定會被人誤會我在講粗口)的寫真集，其推銷開眼的原則，真叫我連腸內的食物渣滓也要嘔吐出來!

在這裏筆者不禁懷疑如果作者所寫的不是只售25元的低級成人雜誌，而是受人稱讚的100元寫真集，是不是會由原本的千夫所指，而變為萬人稱讚其有品味呢?

不過說老實話，筆者事後雖曾數度仔細閱其大作，但除了標題之外，實看不出那裏在唱反調? 可能是作者文筆高深，而筆者文學水平卻又極之差勁，所以不懂得欣賞罷了。不過文章是寫給讀者觀看的，如果讀者看不明白或甚致誤解了，要作者出來澄清其用意，那麼便不如寫得淺白直接一些好了。唱反調只是其中一種手法，要吸引讀者，還有其他方法可行的。

猶記起中學時老師曾將觀看色情刊物與吸毒比較。起初的一兩本對觀看者來言是沒有什麼的。但當其看多幾本，發覺本本如是，便會感到沉悶，極有可能變本加厲，尋求新的刺激；種種的變態，強姦台為可能會由此而起。所以看「鹹」書猶如吸毒，會令讀者慢慢失去理智，其後果非常人所能推測的。

A G M

追擊

AGM

點滴

肺

今年度的AGM終於又過去了。大家如參看handbook上的醫學會的架構，便會知道它和全民投票是整個醫學會權力上的最高決策者；由於全民投票沒有就個別事件作出討論，只能有贊成、反對和中立的表態，故全民大會便成爲監察整個醫學會運作的唯一途徑了。

每年的全民大會的議事很多，全年的工作、財政報告、憲章修改以至新莊的競選活動等都在那一晚中完成。全民大會是整個醫學會一年的總結，法制上，它應是給予最多同學有機會能夠對會務作一年的回顧及前瞻。

但這個法定的最高權力架構是否又能夠圓滿地運作以致達到其所應有的功能呢？

今年的AGM，一如過往，留下幾點我們值得注意的問題：

(甲) 時間長：

縱觀四年來的AGM，只有去年的能夠在午夜十二時前完成，但因此卻只能將每個問題輕輕帶過。而今年的AGM卻要在早上七時才能完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 會務繁重——

如果要將我們的活動與其他院系相比，我們的確多出不少。(在一次與學生事務主任Mr. Brandon的會面中，曾提到會內一年資金流動超過三十萬港元，已經使他大吃一驚。)要在一個晚上將一年的工作都帶出確實不易。如果討論得過急，一般新同學或未曾參與過某項活動的同學又會了解不足，以致不能表達意見。如果大家了解到幾年來的評議會主席已能將每個問題帶到最有效率的討論程序，相信會明白我們要討論的是何其多。

要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要討論的事項分門別類，分開日期舉行以使用有興趣的同學可選擇合適的時間參與，避免要捱一晚通宵之苦。但對一些希望一氣呵成參與所有議程的同學來說，這樣較前反而更煩瑣。

(二) 同學對於感性的激辯——

以致經常兜圈子。其實這在AGM主席的控制下，已減至最少，基本上不是大問題：

(乙) 對於個別事件「鏜」得特別激烈：

今年出現的遺憾動議特別多；遺憾動議的通過乃會上對某人的失責最高的懲罰。如在AGM通過，意義非比尋常。今年在AGM上出現這麼多的動議是不健康的，這反映了三方面的問題：

(一) 同學們——

是否認識到在年尾才通過這動議是對該年的工作沒有補救的意義呢？它只能對失責的同學報以一個最後的責備；幹事或同學們應了解到該動議出現時他們已無能爲力了。當然同學有權選擇在任何時候表達他們的意見，但爲什麼有不滿時不可以早一點，例如在大字報，日常的評議會中提出呢？

(二) 負責人——

究竟有否感受到或知道同學們的不滿，或被動地充耳不聞，以致同學們要訴諸最後的途徑呢？

(三) 溝通不足——

現在的途徑如大字報是否充足呢？今年在年中特別出了非正式的半年工作報告，希望得到一些拋磚引玉的效果，但反應並不熱烈。溝通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來年希望能有更大的突破。

(丙) 參與人數少：

這個理論上可由七百五十人參與的AGM竟連續幾年有法定人數不足的危险，問題不可謂不嚴重。究其原因：

(一) 會議時間長及沉悶——

會議時間過長是一個問題；同學們可能有興趣對會務知多一點，但很少有同學有這樣大的熱誠在此留一晚通宵；亦未必對所有議程都有興趣。因此，針對此點，事前應開幾個備會，將議程分開，可使同學的參與更大一些。

(二) 權利與義務——

在這義上，AGM的參與應是每個會員的義務；爲什麼大家生活在這個家庭裏，就不可以撥出一些時間去共商量她的過去及未來呢？因此，同學們只要形式適合，應作出更大的參與，否則負責人的努力也是徒然的。

全民大會後感

彭文新

全民大會在個多月之前已結束，各同學可能對它已淡忘，但我仍有一些感受想大家分享——它的手法 and 今年全民大會的特色。

對於全民大會存在的價值，意見相信都是肯定的，它的存在就已經是一個監察，並能給予同學一個交流意見的機會，如今次全民大會中，有同學質疑醫學會揀選出售書籍的準則，經一番討論後，醫學會對揀書方面相信會提高警覺，而同學對醫學會的立場亦更了解。但是，全民大會舉行的手法，各同學又有怎樣的看法呢？

對於手法方面，不少同學覺得全民大會過於冗長。其實在開會的時間方面，確有不少的考慮點。全民大會所討論的是全年醫學會的工作，所需要的時間，當不是寥寥二小時可討論完畢。解決方法，最簡單當然是把它分開幾節，如牙科學會，把今年的全民大會分開四節。可是在今年，一、二、四年級的同學

都不約而同的在十二月初應付考試，相信分節對於他們較難接受，若把全民大會提前十一月初或中，那各單位又未能完成他們在本年度的工作……在這多方面的制肘下，所以仍保留以往的做法。誠然，這種做法，仍欠理想，再加上課程方面的更改，相信將來所面對的困難更多，希望就這方面各同學可表示多些意見。

另外，全民大會是給予各同學機會討論，檢討過去，展望將來。在檢討過去方面，在一個學生的組織內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是避免再犯同樣的過錯，及給予意見看如何能改進，當然各同學有權利對過去醫學會工作表示不滿，這方面相信醫學會的工作人員會接受的，但單是責備，追究責任，所收的效果，在整體上，只是能使爲醫學會工作的同學失去信心，凡事戰戰兢兢抱着有「損護」的心態做事。另外，遺憾動議，可以說是同學對個人或單位表示最高的「罰」，可是，它的重要性，在同學方面往往受忽略，覺得對單位或個人的不滿，就可以以這形式表示。所以，希望各同學以後在動議或投票贊成這類動議時，請三思。

一點意見

禾

看畢啓思號外一列有關AGM的短文後，我亦很想說說自己的見解。首先，要看看AGM所謂的意義：「監察，交流意見的機會」，「檢討過去，展望將來」。無疑，它們都是既明顯又「應該」的意義。但是AGM真的可以這樣做嗎？若要「檢討」，斷斷不是只在一段里程的終結才去做，而是要一邊走，一邊檢討，這樣才能走得更「順利」。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在醫學院就是欠缺那校院氣氛，讀不完的書確是令人抬不起眼來看看大字報；舉不起手來寫幾句評語。但是請不要因此而對同學們失望，亦不要因此而埋怨同學，因爲幹事會均默默耕耘是有人讚賞的，問題是究竟幹事們需要別人對幹事們表態，或是幹事們根本基於什麼爲同學服務，可有想清楚？

竟也想不到一位幹事建議把「遺憾動議」分成兩部份，這代表了什麼呢？原則？內亂？不負責任？無眼光？沒有支持？你給我答案吧！

最後，要說一說當晚的AGM實不是太悶。只要有出席二十分鐘以上的話，便可覺得有點兒不悶，而且還可哭呢！因爲有人會帶你玩「歪歪轉」，亦會有人作無聊的問答遊戲，真叫我不敢相信自己是開一個(大學)醫學會的AGM。

最最後，本人懇請幹事會提供(明確地)投訴途徑，(如可否有意見收集站，定期或事發性的班訪?)及考慮考慮「地下泥」同學一文的結語？這不是苛求吧!?



愛情組曲

痴

(一)

自問是一個內向的人，七年和尚寺般的中學生活，回望過去怪寂寞的。

進入醫學院對我來說也不算什麼特別，一切很自然的，從學校以往的成績加上自己平日的成績，說句真的自己沒擔心過。開學後仍可見以前的一大班同學，自覺很幸福，根本遇不上什麼轉折，但却恨這份平淡。

自己的社交圈子很窄，自己又不善辭令，除了舊同學和同怡之外，在班裡自覺是一閒人。偶而參加學會活動，一些社區的工作，但自己初初也不起勁，加上自己是住在家裡，真是不在講室或實驗室便賴在家了。

在實驗室的這一個角落，是真的陽極盛陰極衰，近兩、三張枱，只有隣枱的一個女孩子。希望是正常的心態，我閒來很留意她，後來更經常參加她們的行列一起飲下午茶。

她是很奇怪的，又諸事得很，加上那份你忍不住笑的傻勁，令我不自己的惹一片遐想。很想跟她搭訕，但說的竟全是笑話，就算鼓起勇氣要她去飲下午茶，只可惜太容易了，只要我說心情好，請她，她却好像深信不疑的跟我去，對着晚霞她也冷冷地笑，不時還嘟起小咀，扮個鬼臉。說起來她的咀的確不配襯她的面形，一太小一太闊，外型也着實太肥。

只有談及一些宗教問題她才會一本正經的給我翻書括句，其餘的都是些不着邊際的閒話。不大喜歡她的談吐，有時真很過份，看不出什麼所謂少女矜持，不過久而久之又好像習慣了。好像醫學院裡的人都不大文雅，說不定是一種發洩，自己也開始習染了，現在倒覺得很隨便。

有時覺得她太蠢了，自己說這句話雖然是比較過份，但到底也是一種感覺而已，蠢的是覺得她專門跟男同學說話，附近幾枱那個男同學不會以她作口舌之快，但她却不以為意，對一些高班的却又蠻然落的打招呼……。真太過份了，自己可以說什麼，人家的事又與你何干，但自己却又存小男人式的不滿。

這代表什麼呢，我不想去想，也不敢想。

暑假沒有見過面，但自己倒因她的說話，相信了神，後來跟她的說話好像有了些深度，開始更喜歡跟她說一些高層次的話。

半自願的做了學會裡的一個職位，自覺開朗了，生活圈子大了，開始覺得自己在醫學院佔一部份。却帶來了好些麻煩，因為自問料子不足，很多事缺乏經驗，處理人際問題又欠圓滑，這項工作真花了我不少精神。

認識女孩子多了，除了同班的也有低班的，更結識了一些在校外跟我工作遇上的。對她的留意少了，但忽然從一些閒言知道她跟一個師兄開始了。下意識的有點失落，但失落些什麼呢，好像失落了自己。又有點自怨，自責。

又變回一個內向的人，不敢再跟她說什麼，學會工作也完了，只剩下讀書，看來日後將仍繼續寂寞。

(二)

又再抱着枕頭，坐在床上。
四年多五年了，當時心裡甜絲絲的想着他，又是睡不着。不過那時初初結識他，學生會迎新營，又在沙宜道一起上課，雖然跟他不同系，我第二年却要到西營盤上課，不過開始搬出來跟他的同學住MINI 後，我倆的感情一點也沒淡下來。

從他媽媽知道他很多，每每說起來他都怪媽媽口多，不過他媽媽却十分喜歡我，很多時候她來電都是找我，反而不一定要他來聽。自見過他後，我媽媽也很放心我搬出來，還很想他到我家作客，但只可惜他一直推擱着。

可惜我不懂煮早餐，又未看過C.S. LEWIS的書，雖然天天見面，却淡得像白開水一般。自他上了臨床期後，便經常忙着功課，我們開始少了出外，後來他更夜歸，漸漸的我們雖然住在一起，但可以幾天不見面。

我也知道事情已經起了變化。
但我卻沒有做什麼，又雖見過他的她，却說不了什麼，其實我又可以說什麼呢。

日子一樣的流過，他終於搬走了。
大伙兒仍然在課後在休息談笑，但我只會走去餐廳，手執着一杯奶茶，望着上環新舊交錯的建築物，繁忙的海港，但遠景却很模糊，蓋着一層煙。

在這個細小的天地裏，真的沒有什麼秘密，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憐憫我，但我却不來這一套。
一樣的月光。
一樣的睡不着，抱着軟枕。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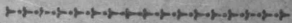
怎去解釋，也不能了解。
叫人喘不過氣的解剖，同怡的又馬虎了事，最後又是一人獨自掙扎。好不容易熬過今天的Schedule，緩步去飯堂。

「大口唇」向我打招呼，我便在他身旁坐下，雖然同怡全是他的朋友，他也很着意逗我說話。我自覺是不甚拘促的女孩子，經常和男孩玩作一團，在迎新時的「大口唇」T恤，是大家的話柄，現在他的T恤衫下仍見這引人的T恤。大家都在同一課外活動有興趣，他還是去屆的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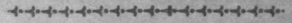
因為在屬會事務上常有接觸我早就知道他有一個很穩定的女友，所以更加覺我們只是朋友。但我們却一見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感，風花雪月，無所不談。

他突然要我一同去看電影，自耐豪爽便一口應承。以後，一起上街的機會雖不多，但偶爾遇見Fuzzzy一番或結伴去Tea，却常有。初時君子之交淡如水，遇上只是偶然，但後來，遠遠見到就忍不住走上前去。

後來，不知如何形容，幸虧有古人瞭解我，還以詩相贈：



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重。
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
風枝驚暗鵲，露草覆寒蟲，
羈旅長堪醉，相留畏曉鐘。



古人沉愛友人相聚，但又恐分別。我却沉醉在和他相聚的分秒，又心中偏翻波濤。

有一回，他的女友來找他，却遇見我倆在用膳，她也表現得很大方，但憑我的女性直覺，她十分的留意我，眼裏浮現忌意，偏偏她又對我很友好，拉着手談笑。我覺得這是一種女性的自衛本能，如果易地而處，我也是一樣。不過，我開始大膽起來，因為我好像發現了一點東西。

不知是否自欺，我覺他們在基本性格上有些不協調，男的只是死撐。她一個笑話就撐一個午膳，我和他都被悶起來。他們連以前僅有的吃飯，聯歡也沒有了，他也開始在圖書館賴着，不肯早回MINI，所以，儘管她打電話給他，也找不着。

他好像特別優待我，那時因為自己的心理爭戰，常向他發脾氣，但他却一受下，還嘗試找出原因，跟我一起解決。

好像愈成熟愈不了解自己，我這樣，她也是一樣。她雖然表現得大方，無所謂，心裏却焦急如焚，但只能無助的等待事情的結果。我經常以為自己不會介意，順其自然，來就來罷，但却心存陰影，焦慮，不停的將之比較，比較我與她，比較別的一對，其實總想為自己找一個指示。

我好像會發兩種夢，白天的夢就是很美好的，但午夜夢迴却完全不浪漫，一個又一個惡夢，雖然對自己沒有罪的感覺，但仍不免一些陰影。

考試完了，自知有些不妥，便設法在暑假避開他，但在一個宿營裏，我們又碰上了，真避無可避。他與她正式破裂了。

我們又重新開始，表面上事過天青，事情漸趨明朗化。大家知道逃避不了，便不逃避任何事了，對其他同學都開放了。

不過，陰影仍有。有時用他的書，偶爾見到她用過的痕跡，心裏很不自在。我想，逃避這一些大概可行罷，逃避過去總比逃避現實來得有效和容易。

鞋跟好像沾了香口膠，做事總拖着一些心底煩鎖，但想到包袱是一起背的，我絕無怨言。我倆心上都各有一條刺，而且就只觸動其中一條，兩者都痛起來。蓋因我們太了解對方了，一見到對方的舉動便知道在想甚麼了。

我才是第一次，又正在這歲夢的年紀，但却深深知道此事兩難全。成功了都不會開心，我和她是受着同樣的苦，不過性質可能不同罷了。

怎去解釋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誰來聽我

百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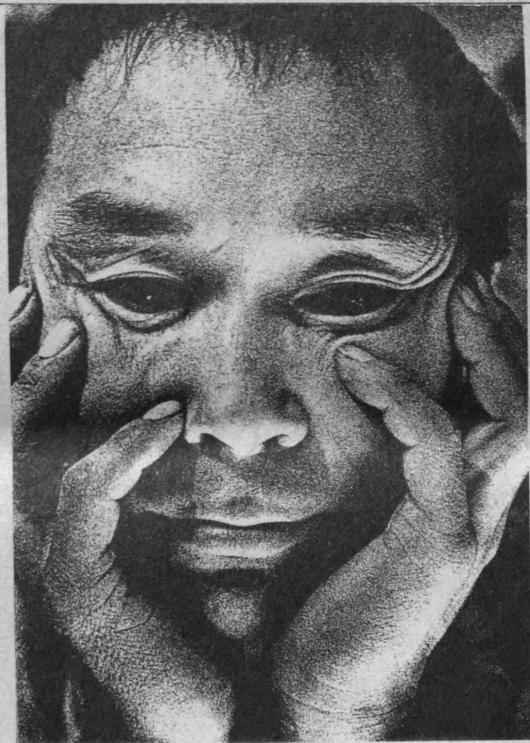
「天父愛世人……」

萍低下頭在班房的最後一角默默的抄着今晚的功課，像像素一般，萍總是比別人早回夜校溫習，但今晚例外的是她需要伸出她的手來做功課。這一雙從不讓別人看見的手，趁着同學還未回校時，趕忙在簿上寫下一行一行並不漂亮的字……

萍，一個普通的名字，有着一副普通的面孔。唯一與別人的分別是她擁有一雙畸形的手，以及一段可怕的童年……

萍，出生在九龍城寨的一間舊樓，她的生世正意味着一段悲劇的開始。

萍的父母皆是癮君子，她們除了給予萍一副弱小的生命外，也給了萍先天性梅毒。除了僅能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外，萍並沒有得到什麼，她分不出父母親的愛與責罵痛打的分別。她沒有得到接受教育的機會。在六歲起，當別的小朋友進到小學讀書時，她的母親也開始強迫萍接受一些可怕的教育，就是硬着的要萍去看一些城寨內妓女接客的情況，為的是希望萍長大後能夠有「一技之長」。因此，當萍的一顆弱小心靈無法去接受這世界的一面時，換來便是一次一次的責罵與痛打。



雖然在這黑暗的生活陰影下，萍還是默默的堅忍着，她不知道什麼是明天，什麼是愛。唯一支持着萍去幹每天的家務和接受雙親的責打的，便是她只知道她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就是這對每天給她痛苦的雙親。

在十二歲的一年，萍終於要離開她的父母了。為的是她的母親硬着要萍去嫁她的舅父，一個比萍的父親還要老上很多的男子。在極度的惶恐下，萍離開了這所名叫家的小屋，走上她茫茫的前路……

這次的出走也是萍生命的轉捩點。她給一個拾荒的老婆婆收養了。雖然在物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好轉，但萍開始感到人間竟有一種叫作「愛」的東西存在，在與老婆婆相依的一段日子中，一顆瘡傷的心靈終有一點點的滋潤。

十八歲的亞萍現在每天晚上也回一所教會所辦的夜校中就讀小學三年級，日間她在一間製衣廠工作來供養那收養她的婆婆。

現在的萍只曉得每天努力工作來供養她的婆婆，生活上最令她快樂的便是

能夠多認一點字，使她能看一些書，知多一點世上的事情，在萍的腦海中從不想明天的事情，因她知道這不是她所能掌握的，正如她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生在一個不愉快的家庭，更在這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染上先天性梅毒，以及一段她也不希望記憶的童年。今天的萍眼中再也不會出現一點淚水，因她根本沒有足夠的眼淚去表達她內心的創傷。在她的生命裏，沒有過去，也沒有明天。她只能默默地填上生命的每一個段落，假若這每一個段落皆是音符，她不曉得這生命的樂章會是如何，更不知道誰會去聽……

由於連日來的加班，萍只好回到學校才作她的功課，雖然她老大不願別人去看見她的手，這雙連她也不願看見的手，可是她更不願意不能盡力去完成每一份的作業。

因此，她繼續一筆一筆的去寫，「天父愛世人」，心中沒有咒語，但也沒有感謝……

後記

雖然這是我老大不願意的，畢竟，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每當自己在書本上看到梅毒二字時，腦中便泛起萍的故事，自己多麼希望知道假若我們遇上一個同樣的病人，我們可以作些什麼呢？生理上也許我們還能做一點點，但病人的一顆心靈我們又可怎樣呢？生命真的是一個祝福嗎？我們宣告一個嬰孩的降生是否意味着一個新的希望，還是一幕悲劇的開始呢？大仙們，基督徒們，可否給我一點答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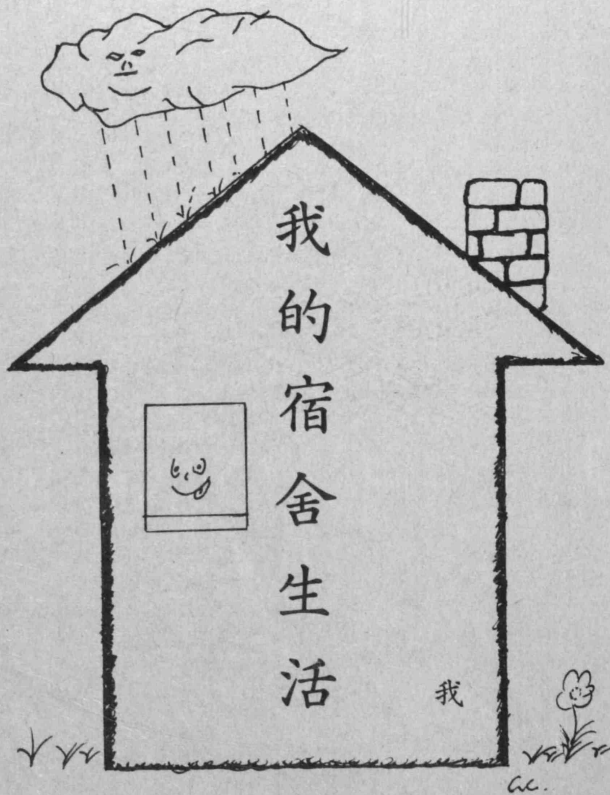
「世上的痛苦還有許多，若是一一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猶記得去年知道自己可以入住宿舍時，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興奮和寄望，只慶幸可以省卻花在交通的時間和真正學習照顧自己，還有可以暫離父母的管束；就這樣便收拾了大包小包的搬入了這個屬於我的宿舍。唯是，怎也料不到，宿舍生活竟是連串的學習。

舍堂內有一大伙人一起生活，從早餐到晚餐，無可避免的都是與人接觸，不要以為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環節，要知道一樣米養百樣人，雖不至於性格不合而有所衝突，但只要接觸的機會多了，磨擦也自然增多；雖不是你不是，也不是我不是，只是我覺得你不是，你覺得我不是，「心病」也由此而起。還有因為見面的環境和時間也比一般朋友多，你認識一個人又可以到深一些的層面，自然一些美好印象又得以重新估計。

這一切一切，使我感到自己長大了，再也不是小孩子，再也不完全坦誠開放結交每一個朋友，這又是可喜還是可悲呢？話雖如此，也正好讓我去學習做「銅錢」——外圓內方，概要處事待人完滑，但又要不失原則！

舍堂是一個由很多小圈圈組成的大圈，為了活在當中，成為小圈圈的一份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中你可以得到支持和關懷；但要得到一個小圈圈的支持和認同可以說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可以說是難事。



容易是因為你可以拋棄自己的性格，行為和言語去投入小圈圈的一羣裏，難的就是要清楚究竟你是小圈圈的一份子，還是「你」加入了那圈圈。

這樣我又學會了“socialization”雖然重要，但「自我」的保持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生中不知有多少個圈圈要去加入，大家那裏有這麼多套的行為和性格供你替換呢？

舍堂的活動於我——一個讀Medic的學生——實在是一個挑戰和生活平衡的抉擇。眼見有同學埋頭苦幹，三步不出閨門；也有見同學選擇地參予，時隱時現；也有積極參予的，實行考試才隱退了大家的結果可能都是考試騰一騰，然後又平安地過；那麼究竟玩和讀書怎樣作抉擇呢？

這讓我掙扎了很久，終於喜見一線曙光，書無錯一定要讀，而且要緊記自己的「料子」是要對信任我們的病人負責的。所以最基本要作的仍是讀書；只是，職業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我仍要去珍惜能夠找尋自己其他方面的時間，和能夠住宿舍的機會，我相信自己一定不會後悔於自己所作出的平行而引致的後果！

同樣住着宿舍的你，又有沒有學到甚麼呢？

又見兩醫交流——中山篇

恩

聖誕假期間，醫學會一行三十多位同學，北上參觀了國內其中一所重點醫學院——中山醫科大學，其中當然不乏剛剛考「過」第一期考的九一班同學，更令人感動的是有三位八八師兄亦抽空隨團，對參觀一些臨床學部及醫院時起了不可多得的指導作用，令交流團在學術上的裨益更見豐富。有鑑於九一報名的人數踴躍，而需要抽籤決定人選，致使不少九一同學未能如願，筆者特撰此文，希望從中介紹我們在這四日三夜的旅程中的點滴。

引言：

總觀整個交流團的節目編排，都深切感受到中山的同學委實對我們照顧週到，由最基本的起居生活，以致最後一天的參觀行程，學生會及校方都安排恰當，簡直有點寵壞我們了。由於中山乃全國重點醫學院之一，所以學生是來自各省，普通話便成為主要溝通工具，但這羣「不普通」的香港來客，卻要口手紙筆並用，甚或英語會話，才能表達我們一份交流的熱切及無限的感謝。

學制——學習

中山醫科大學是採六年制（亦有四及五年制，培訓比較普通的醫生）共分四大系，包括醫科，衛生、口腔及法醫，學生是從每年的全國性高考中挑選出來的，各省分別擁有一定學位，而這數目又並不是按報考人口成正比，以致競爭程度在各省並不統一，（來自香港的學生亦有）第一年主修生物、化學、物理及語文，臨床前期的學科大抵和我們

無異，而且解剖、生化、生理的課程尤較我們緊逼，因中醫概論及中藥藥理等傳統中國醫學是必修的，而臨床期的學科更是劃分得較仔細，例如：診斷學（Diagnosis）。分班方面是採精英制，每一年級分為甲一至丁四等十六班，每班約三十人，其中數班是全英語教學，主要是一些高考英文能力較佳的學生，他們同時要掌握一些學術名稱的中文易名，所以負擔相當大，但亦比較大機會成為研究生甚至留學外地。學習風氣亦十分高漲，其中可能由於有獎學金的鼓勵及有機會晉身研究生行列（大仙都話佢地勁書）一點比較奇怪的就是他們在學部的推薦下是有機會「跳班」的。而留級方面，六年中只容許一年重讀。體育課是必修科目之一，而且必定要達到某一水平，更加可以藉體育科奪取獎學金（他們學生會女會長亦是體操的高手）而開學前兩個星期，學生要接受必然軍訓。

大部份同學都有自己的宿舍，但在晚上十時半後就要關上電燈，同學們要到一些「不夜課室」繼續溫習，由於位置有限，霸位之風十分激烈，而圖書館中的閱讀室只能容立三百人（全校人數超過四千）相比之下，我們的學習環境又是如何幸福呢！而他們的「走堂」之風並不普遍，可能是由於影印費用昂貴（兩角人民幣一張，午餐亦只是五角呢！）他們亦不可以直接向圖書館借書，而要通過老師向圖書館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學生若是高幹子弟，某程度上有一定的附加福利，亦有個別例子是無需經高考而直接保送入學，後門之風，亦未屬罕見呢。

生活

普遍同學的居住環境不算太好，（都重可以）分配方面和學業成績亦有關係。但一些來自外國（如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居住條件就截然不同，可能由於他們之中大部份是皇族子弟，而我們今次入住的研究生宿舍亦算比較好的一類。平日學生會的活動項目非常豐富，包括電影欣賞及定期的舞會，而所得的款項是通過「勤功健學部」借給有需要的同學，同學平日最大的開支是用在買書，當然包括一些課外的讀物。交談中亦覺得很多同學其實活潑非常而思想開放，尤其對新事物新科技甚感興趣，談到的話題包括「拍拖之風，結婚年齡」等等，其中筆者亦得知他們畢業後三年內是不准結婚的！！

實習

在完成學業之後，最後一年試用期中必定要達到一定工作水平及態度，否則要重試一年，亦有少量機會繼續進修，在正式畢業後，必定要替國家服務，否則要繳罰款項，更不准由自己經營。很奇怪的現象是四、五、六年制畢業的同學，竟享有相若的待遇！

醫院——學術

我們亦曾走訪過中山醫的兩所附屬醫院，包括第一醫院的體外反搏中心（Extracorporeal Counter Pulsation centre），此乃一利用嶄新概念去治療一些心臟病的研究中心，講解導師，不單非常「勁書」，而且介紹生動，饒有趣味，另外亦參觀過大型的高壓氧室，小兒科病房（家長可以陪伴過夜，一點亦不落後呢！）等。而馳名已久的眼科中心及人口控制中心則因未能安排而錯失良機。



後語：

雖然今次的交流團辦得異常成功，但亦有可以更進一步的地方，例如安排小組的討論（因今次只包括單對單或個人化的交流），一同合作做實驗，參觀學生宿舍，教學方法的瞭解，醫療分工的制度等等。

最後我們亦詢問過有關中山同學來港大作交流的可行性，據說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經濟困難及出境手續，以致在可見未來未必可以實行，還望有日打破疆界，和中山醫的同學真的「互勵共進」！

醫學院軼事一則

長臂猿

一九九七年某月某日，有關單位動議：為了減輕大學生的壓力，大學的一切大小考試制度一律廢除。

由於此乃關係醫學生生死存亡的議案，MEDSO就為此開了一個FORUM，徵詢同學們的意見。是次FORUM出席人數非常的高，出席同學亦異常地踴躍發言。

搶先發言的是吳式較同學：「我絕對反對這項動議，請大家試想想，如果沒有了考試，我們還有藉口較腳嗎？」

「我非常讚成吳同學的意見。雖然沒有考試也可以走堂，但如果不是因為考試而走堂的話，人家就不會原諒你了。」常教同學附和說。

接着，羅科同學亦發表他的意見：「如果沒有考試，班代們就不用向講師那裏攞料，到時他們還有甚麼可做的？所以，為了班代們着想，考試制度是不可廢除的。」

李靠聰同學亦不甘後人，道：「我每年都會在考試前衝書一次，如果沒有了考試，連這次動力的機會都沒有了，那麼娘親一定迫我在年卅晚上街買懶了。所以我堅決反對廢除考試制度。」

應蘇同學說：「考試是我向考不進醫學院的朋友們發嘍嘍的好機會，如果廢除了考試，我還可以在他們面前曬命嗎？」

最後，把可蓮同學亦有感而發：「我很同意盧同學的看法，考試的確是我們發嘍嘍，搏同情的機會，如果沒有考試，我們的辛勞豈不是無人知曉？」

FORUM結束後，由中央委任的MEDSO幹部同學就同學們對考試制度的愛戴擁護反映有關單位。結果反對得值，動議被否決大學的考試制度維持不變。於是乎醫學院裏試照考，堂照走，料照攞，書照衝，嘍嘍照發……

（筆者按：以上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無題

苦



十一月十二日早，Upper lecture theatre。

連續的四堂真叫人喘不過氣來；正當睡夢正酣之際，忽有一女仕衝入lecture theatre高聲大叫今天紅十字會人員駕臨Medic，請各同學前往捐血。自己的記性雖不太好，也不致於這麼差；每次捐血的日子老是忘記了的，今次也不例外，要不是給這位女仕提醒，倒怕不知何時才能默然警覺捐血的日子已過去了。

宣傳的海報早於數星期前已貼出。可能是Adaptation的緣故，最初貼出來的時候，自己對其印象非常深刻，可惜離捐血的日子實在太遠了；適應能力過高的我在往後的日子，雖然常經過天橋到飯堂吃飯，但對這些海報卻已視若無睹了。這又怎能令我記着11月12日便是捐血的日子呢？

吃罷午飯，順步往lounge去，做完了驗血的手續後，往簽名的人名表上一看，不禁懷疑自己的雙眼是否出了毛病；除了有限的幾個簽名之外，整張簽名紙只是一大片的空白。

在捐血的時候，和一位姑娘傾談；

從她口中知道她們早於十時多便到達Medic，可惜的是一直至十二時許才有第一位同學到來捐血。這也難怪，一、二年班除了星期三外，幾乎每日上午都有空閒的時間。而捐血的日子卻又偏偏安排在星期三……。

下午四時許，在Medso房內又再次看見當天早上的女仕在四圍請人捐血，心裏滿不是味道。

事後，在捐血者的名單公佈後，得知當天共有68人捐了血。雖然並不多，但卻只比以往的少了些少，總不算要人家空來一趟。

× × × ×

十一月某日早，upper lecture theatre。

八時三十分，紙筆皆準備妥當，靜候講師入場，便開始我的一小時草書訓練。誰知今天卻有些特別；講師一開始便吩咐我們不要抄筆記，因為她會放「飛碟」。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那一句「Never mind, I will give you the transparencies later on。」

Later on! 又是later on，難道不能早些給我們嗎？早些給了同學，便會少些人上堂嗎？我看未必。要走堂的始終會走堂，notes和handout幾時派都無所謂。那些transparencies，如果唔上堂都可以能明白的，這些天才之中的天才都不用在Medic讀書喇。那些transparencies凌亂不堪，講師又喜歡一時這張，一時那張，甚至興之所致，又隨便在另一張上寫上不知是那張上的解釋。同學如果要記下additional notes的時候，都唔知寫在那裏才好，難道寫在手板上？能夠讀明白這些transparencies的人，我想都好應該頒發一個Nobel Prize給他們了。

早些少影印了那些transparencies給我們，上堂時便能集中一些，抄notes也比較容易。難道那些lecturers從前讀書的時候是不用抄筆記的？又或是從前他們的講師是這樣，所以現在照辦煮碗呢？

那疊transparencies，結果我在12月尾，千辛萬苦之下才能影印到手，可惜為時已晚，Term Test迫近，所以被迫棄置一旁，怎料Term Test時卻出到正。如果我今次「肥」了的話，不知誰會可憐我呢！

幸運兒的領帶

禮斯



烈日佔據了整個藍天，白雲兒都失了踪影。這樣的八月天，最適宜到海灘浸浸；又或者躲在家中，扭開冷氣機，邊看小說邊喝雪碧；甚至什麼也不幹，單是望着窗外的山和海，任由思想無止境地奔馳，也是件樂事。可惜我卻穿着整齊的襯衣和西褲，頸上還結了一條學生會的領帶，坐在巴士上冒汗，向着律敦治進發。想起一會兒還得加件長袖白袍，心情便壞了半截。

依着醫生的吩咐，走到指定的病床，問着慣常的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但我得不到如常的答案。

「你們是港大來的醫科學生嗎？」病人反問。我定神一看，他是個廿多歲的男子，一副圓圓的孩子臉，閃爍的眸子露出一顆好奇的心，嘴邊掛着樂觀的微笑：

「是的，」我說：「我們來這兒學習。你因何入院？」

「去年四月我在街上暈倒，在醫院昏迷了兩天，醒來的時候全身癱瘓，醫生說我患了腦膜炎。」他說。

「暈倒前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我問。

「除了連續三星期有輕微發燒外，並沒有其他病徵。我轉換了好幾個醫生，他們都給我退燒餅。」

「T. B. Meningitis。」我心想。

「我以為只是感冒未清，」他繼續說：「加上當時很忙碌，所以便沒有多大理會。」

「你忙什麼？」我問。

「說來話長，我以前在喇沙唸中學，成績一向不錯，中五畢業後，因家庭有些問題，便外出工作。幹了三年，還是想入大學讀書，於是白天工作，晚上夜校。去年三月，為了準備公開試，經常溫習到很晚才睡覺，結果挨出這個病。」他嘆了一口氣。

我聽了心頭納悶。還是喜歡粵語長片的橋段：一個有上進心的苦學青年，半工半讀，最後出人頭地。多美妙！為何世事偏要如此？是現實的殘酷，命運弄人，是佛家說的劫，還是上帝給人的考驗？

我又問了一些其他東西，便替他檢查。右臂及兩腿的肌肉萎縮，感覺和活動能力幾乎是零。我心裏嘆了口氣。

平日經常聽到許多同學（包括自己）埋怨讀書辛苦，測驗考試壓力大，沒有時間參加課外活動。這些理所當然的不滿，搬到他面前，都顯得過份了些，畢竟我們都是幸運的一輩，不管我們入醫學院是為了將來濟世為懷，是為了有份安定的工作，找個美麗的妻子，還是為了一份虛榮心，這始終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世上有多少人能夠走自己揀選的路？我們還不算幸運嗎？

「你的領帶很好看，」他忽然說：「是學生會出售的嗎？」

「是的，」我笑着說：「如你喜歡，我可以送給你。」

「不，」他立刻說：「我知道你們唸書的沒有多餘錢。」

一時間我真的無言以對，他大概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喜歡向政府申請助學金，然後到外地旅行，又或者買汽車，買相機。「這個不貴，你留下吧。」我隨即把領帶解下來。

臨行的時候，他問我：「會再來嗎？」

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再來又怎樣？難道我可以跟他做一輩子朋友嗎？彼此加深認識，還不是替別離時多添惆悵！也許我會再去看他，但我實在不肯定應否再去。

坐在車子上，汗仍舊冒着。也許頸上少了一條領帶，心情跟來的時候大為不同。跟鄰座的同學談起醫學生對病人的態度，他說：「我們對病人客氣，無非希望他在檢查時合作些。」很欣賞這位同學的坦白，但不同意他的看法。

一如西風走過

林

在節節的掙扎中，鮮紅的心已開始退色……如今能看見的，只是一種沒有把握的遊戲，汗水與淚水澆灌的昨日，生長出滿園的風信子，填滿了人生的千瘡百孔。



「人生自古誰無死」，這句說話曾經給予自己多次的提醒，好讓自己真的能夠面對病房中的生老病死。當中有著無數次的激動，叫今天的我能夠淡然面對每個病者的死亡。

然而換取這份慣性的冷靜和無情的代價，卻是輕視了生命的尊嚴，把生命看成了一種隨時終止的遊戲……

平淡的感受就如水龍頭嘩啦啦的自來水，快到自己完全感覺不到，便指縫中流去。雖然這樣的流去帶來了一份清涼的感覺，但不深刻，真可惜。但願我對生命的感受如烈火如滾水，燒焦我的心，燙傷我的肉，使我不再質疑自我的靈性，重拾對每個靈魂的愛情。

在希臘的神話裏，一切愛情的源頭都在於維納斯。她之所以是愛神，恐怕是由於她最容易動感情。而她跟阿當尼斯的一份感情，相信能令每個有情人所心怡。

當阿當尼斯在一次狩獵中被野豬咬死後，痛憫的維納斯為了悼念他，便把他沾染在每一滴血化成艷紅色的花。顏色很美，但生命短促。風吹來時花兒就開了，風再吹過時，稀稀的花瓣更隨之飄落——這就是風信子。

雖然生命也許真得有如風信子受制於西風，我們無法阻止它的來臨及走去。但是，卻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為它擺上一顆赤熱的心，去感受它的每一個段落，更去肯定它的價值呢？



可是這份平淡的背後卻有著不輕的代價。當自己碰見亞中與熊貓時只能淡淡的點點頭，沒有昔日那份欣愉之感。見着carmen 與Helena 一起也不再激起對可貴的友情產生羨慕。即使在晚上與欣欣漫步薄扶林道也沒有半點甜絲絲的感覺……

雖然感情的投入可以滋潤生命的荒涼，但是任讓感情自由的闖激卻更帶來無盡的苦惱，不理智的尋索生命的意義亦使人覺得在追捕影子，忙碌而迷惘。

也許，我們為生命所擺上的一份感情，應如西風走過，既喚醒滿園的風信子，也不帶走一片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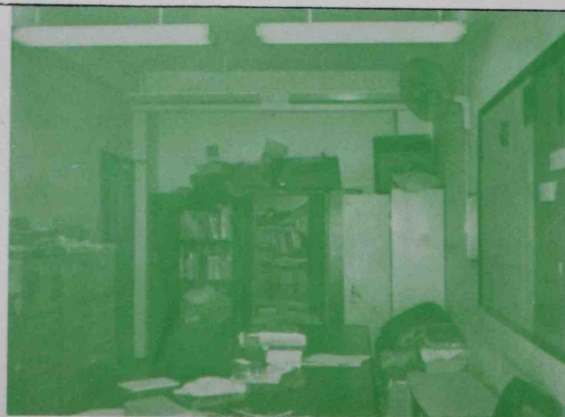
曾經在一個無風無雨的清早，自己給一個電話吵醒，對方說：「早晨，我是神。今天你不用去愛，可以無情，有權去冷漠。」

那天真的是一個平淡的日子，在病房中可以面對一個患血癌的準新娘而無憾於衷，也能不為一個曾多次自殺的紅斑性狼瘡患者有著絲毫的哀憐。

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我們就要學習愛，愛是不是本能，行為科學課程並不會給予我們答案，但怎樣能一直愛下去，却是你和我要知道的學問。



啓思房



我看啓思女孩子 張炳明 我看啓思男孩子 朱進昌

八六年啓思編委名單

名譽顧問：潘德豐博士
 總編輯：許其發
 副編輯：張炳明 吳義銘
 編委：朱進昌 李錦霞 劉志權
 周明恩 高震宇 陳柳娟
 張世傑 楊穎欣 黃婉霞
 李偉漢 李國偉 潘敬宇
 沈明欣 馮耀棠 王震宇
 梁展聰 周健偉 何鴻鈞
 陳國基 賴世澤 王琪
 阮文卓 曹佩如

去屆代表：陳惠明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一踏進啓思便覺得這是個女權的天下，阿DA同阿KA掌管了啓思最重要的事務，但她們的工作能力却不用懷疑。當時我投進阿KA麾下做事，對她的辦事方法也有相當了解，也對我坐上她的位置時幫助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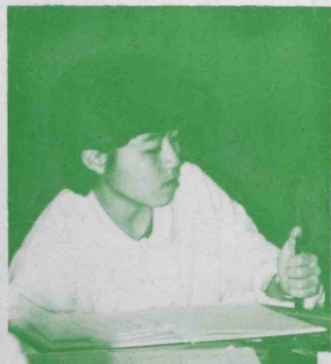
不過我最欣賞阿KA的一份母性，最容易見到的是每次啓思宿營時，她會主動的走入廚房做好一切，光是這點就可令我對她的男朋友羨慕不已了（但現仍不知花落誰家）。在文字領域裡，她涉獵之廣我也佩服，她介紹的一部「慧境神遊」，我仍看得不明所以，沒耐煩的不知放到哪兒去了。

講完阿KA當然要講阿SA。SA姐做事絕對拖泥帶水，可能是太隨和的緣故，想別人準時交功課當然不可以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態度，因而常常遲。不過可能是慢工出細貨的道理，我一直對她的出品甚有品質上的信心，這方面老總也該同意。跟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一樣道理，她的好幫手也是個資深啓思人，並且文采風流，這方面更不能不提。

跟着提到的是像徵着友情可貴的C-ARMAN同HELENA，但可很可惜她們太好了。試想那個單身的男孩子可本事

，「打低一個、搶走一個」呢。除非找個結拜兄弟，一人一個，並肩子上，不然就肯定碰灰，但又有危機就是你的兄弟忽然轉味和你爭一日之長短，這便更加無纏了。休怪小弟口舌招尤，但畢竟是由衷之言，所以「信不信由你」了。

小蝌蚪做了一年啓思便轉做EXCO，她給我的印象就剛和阿SA相反，快、緊張。她真的是個不能等的女孩子，等不來便自己做算了，這一方面我又是欣賞又是可憐，九十幾磅的身子又怎生做這麼多東西，但又是做了，又仍是那麼的「勁書」。現在仍可見到她和她的背囊一步三跳的趕着時間，追趕着只有她才知道的東西。



EXCO暫借霞姐一年，現在歸還，不然我定必「練」死熊貓。因為啓思正值用人之際，如此動人，不容有失。早在EXCO時，她已被譽為「杏林奇葩」，現在回歸娘家，真要拭目以待日後啓思的發展。在某方面霞姐和小蝌蚪有一點相似，就是什麼都激氣一番，令你一見到她的樣子便怕得要死，不敢不從。正所謂「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蟲」，MEDIC裡幸虧還有一個勁男人，……。再說下去必死無疑，還是早點收口為妙。

貓頭、貓頭，「響」HALL多過「響」MEDIC，不過我唔怪佢。她也幫了不少，但也比我當年要請她入啓思做執行時的期望有些出入。所以做多做少唔緊要，最緊要一齊玩，最記得一起去元朗錦綉花園做訪問，雖然幾十元的士錢開不了數，但玩了一天都不錯。貓頭最大的優點是爽，答應就做，不會「見我就見我，唔見我就唔見我」。在路上可以無緣無故的對着她傻笑，她又對着你傻笑。

CYNTHIA, JENNY, 美玲雖然都做了一年，但都可以CLASSIFY做「影像模糊」，只是記得有一次同發老總，朱老總，和JENNY、美玲遊電車河順道送她們回家。

還有新加入的ANNA姐，我認識她是在亞洲醫學生會議上，她是組長，我是壽委，開始初步的認識，後來又在迎新營同組。現在更成為啓思一份子，但認識還很淺，只記得兩隻大眼睛掛在烏黑的竹桿上。

講到新成員，啓思有一班蹦蹦跳跳的生力軍。講明先，排名不分先後，以下按字母排列：

沈美人——名句「佈署」，專講是非，小心背脊。

小做N——小跳豆，諸事理一名，八通全MEDIC。

WINNIE——乖乖女，聽聽話話的「鄰家小女孩」。

DA DA——現外借一年過EXCO。

我第一個認識的啓思人便是徐老健了。他是我O' Camp的Tutor，可以說得上是亦師亦友。他除了為人忠厚，平易近人，懂得為他人着想之外，更是一位良師益友。遇有難題請教，知無不答，答無不盡，可惜無緣一齊合作做啓思，否則一定獲益良多。



幸好初初入啓思時認識了蔡頭（蔡達林），他可說是我半個師父。雖然彼此碰頭的機會並不多，但從他處學回來的卻遠比想像中多。不僅是一些實質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些無形的知識——永遠也無法在書中能學習得到的。



記不起在那時開始認識熊貓（陳惠明）了。只是記起認識了他之後，自己便無緣無故地入了啓思；可恨熊貓仔卻

狠着心，拋棄了啓思當上官去了。熊貓勁書人人皆知，也不用多說了。雖然不算對熊貓有太深的認識，但藉着與他的不斷的碰頭機會，姑且說說對他的感受。

記起曾有一次在迎新之前，因大風的關係，把迎新的宣傳布條的支架吹斷了。受筠女之託，要將它整理妥當。起初以為很容易，誰知不僅要爬上residence的天台，更要一面拉着布條，一面結繩索。僅得一人是無法做好的。所以便跑到Medso房求助，當時熊貓正忙着別的事情，聞言卻一同爬往天台，千辛萬苦下終於將那兩條布條再度縛好。由於天台的鐵蓋的「較」壞了，我們離去時卻果得熊貓遭那鐵蓋所碰，真有些過意不去。

除此之外，印象中曾多次找熊貓幫手，有時還要「擔擔抬抬」，但熊貓卻鮮有不答允者。這樣的人，去向處找呢？



最初在迎新營認識阿炳時，印象並不太好。及後幾期的啓思都和阿炳一起做專題，對他認識開始加深，慢慢對他印象改觀了。不錯，阿炳外型不算好，不過認識阿炳的人都知道阿炳除了把口有時過份了些外，都可算是一個有建設性的人。